



本朝孝子傳下

今世 婦女





本朝孝子傳卷下 目錄

婦女

兄媛

二 信紗氏直

三 波自采女

四 難波部安良賣 五 橘氏妙沖

六 薩州福依賣 七 請僧孤女

八 供衣貧女 九 南築紫女

十 舞女微妙 十一 阪東僧女

今世

一 大炊頭源好房 二 今泉村孝子

早稲田大学  
文学部図書

90. 8. 6

雲英末雄

三 雲州伊達氏 四 中江惟命

五 川井正直 六 繪屋

七 神田五郎作 八 柴木村甚介

九 西六條院村孝孫 十 橫井村孝農

十一 赤穂惣大夫 十二 由良孝子

十三 蘆田為助 十四 安永安次

十五 大矢野孝子 十六 中原休白

十七 鍛匠孫次郎 十八 三田村孝婦

十九 小串村孝女 二十 完要孝女

本朝孝子傳卷下

婦女

一 兄媛

應神天皇二十二年春二月天皇幸難波居於大隅宮登高臺而遠望時妃兄媛吉備臣祖御友別之妹也侍之望西以大歎於是天皇問兄媛曰何爾歎之甚也對曰近日妾有戀父母之情便因西望而自歎矣冀暫還之得省親歎愛天皇愛兄媛篤溫清之情則謂之曰爾不視二親既經多年

還欲定省於理灼然則聽之仍喚淡路御原之  
海人八十人為水手送于吉備以織部縣賜之  
日本紀

替

變彼兄媛思親不讓身在北關心馳西藩惆  
悵歎音深感至尊爰遂歸寧貴富耀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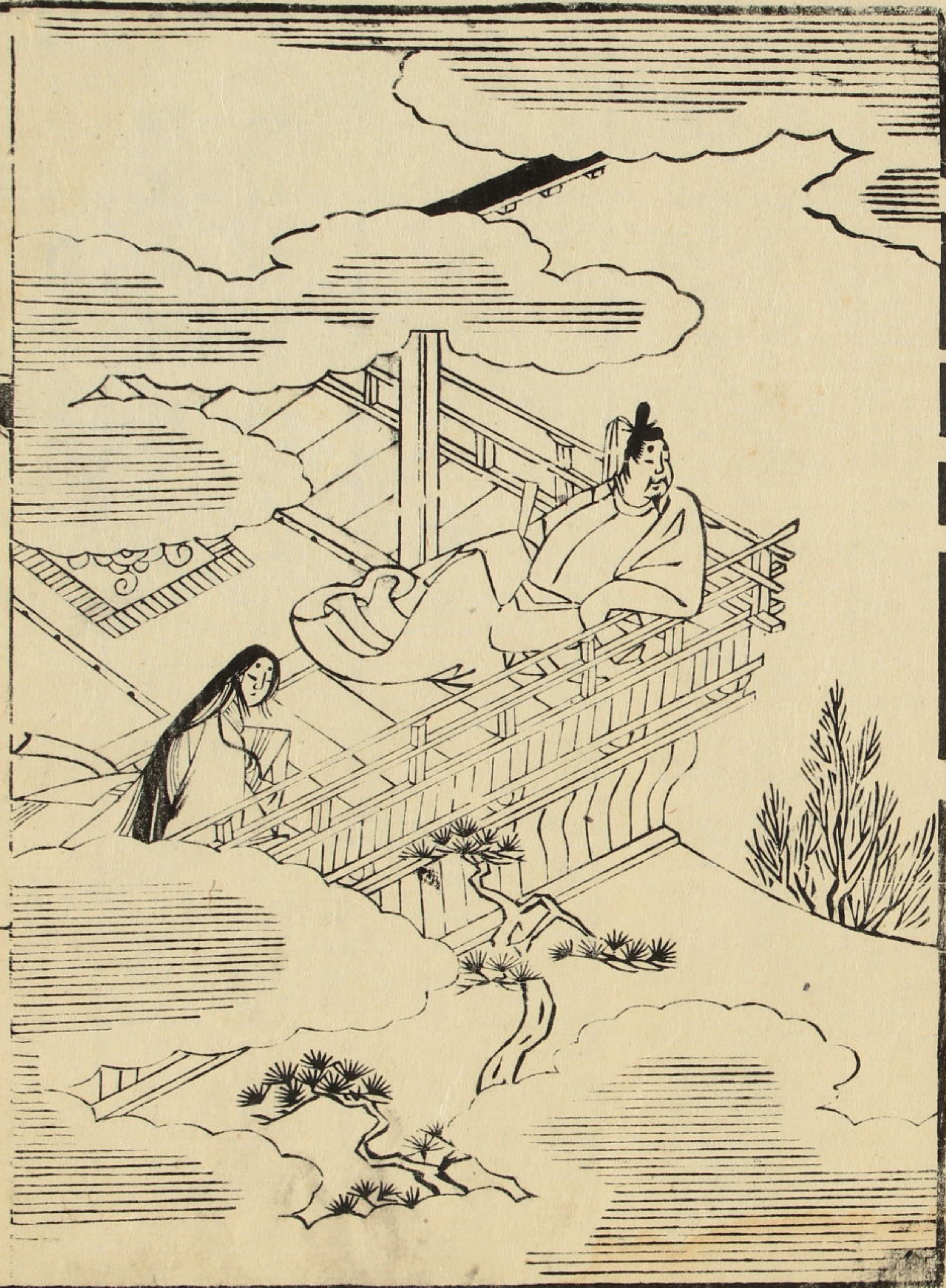
論

莊周在言曰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  
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

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竊謂凡女之越  
境而嫁者始與父母相別也鮮不涕泣至於  
既適而伉儷相諧則不悔其泣者亦鮮矣是  
乃婦女之常情匪帝麗之姬為然如今月媛  
不然幸帝有年珠服玉饌靡不如意而思親  
之切猶始相別時所以嗟歎不堪西望也孝  
思其不篤乎天福善人善莫先於孝曷不介  
爾景福然則兄媛之賜織部縣御友別以下  
之族人咸受采地于吉備國中亦非幸也宜

也

扶桑孝子傳 卷下



扶桑孝子傳

卷下

三

三

二 信紗氏直松下氏曰是傳寫之誤也當作佐紀民直佐紀地名民直姓也  
信紗氏直者和州添下郡倭忌寸果安妻也事  
舅姑以孝聞夫亡之後積年守志撫育孩穉并  
妾子凡八人其保愛皆與已出无少差等孝慈  
之至都鄙稱之續日本紀

贊

婦之順姑難於孝親漢陳州女唐盧婦人其  
名千載所以不泯况乎信紗慈亦出倫

論

已子妾子自舅姑視之則皆孫也愛之之均  
亦可以為孝矣非惟能執婦道國史之所  
以載之而傳世者蓋將以愧天下後世為人  
妻逆其舅姑惡其庶出者也婦女其思之也



三 波自采女

稱德天皇景雲年中對馬嶋上縣郡人高橋連  
 波自采女夫亡而不改志父死而廬于墓孝義  
 之至大感嶋民嶋民奏之詔表門閭復租終身  
 同上

贊

對馬何處渺海西路夫亡守志父死廬墓事  
 聞于上復租終身怪彼孤嶋生伊淑人

論

大抵喪禮女適人則為親降一等而斬衰三年於其夫今波自知反有薄於夫而厚於父者何也曰是以廬墓言乎曰然曰我聞夫婦之喪以禮為主父子之喪以情為主昔者敬姜居穆伯之喪止於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仲尼曰知禮矣波自不廬夫墓而廬父墓蓋亦有意於禮歟情則未必有厚薄也



掛軸孝子傳

卷二



四 難波部安良賣

安良賣者筑前國人善事父母父母沒後常往拜塚朝夕盡哀年十六適于宗像郡太領外正七位上宗像朝臣秋足秋足蚤逝遠近聘之誓死遂志其孝烈皆可嘉矣天長五年三月甲申下詔叙位二級免戶田租

日本後紀

贊

有女喪親寤寐無遺常拜墳墓深致痛悲後又夫死守義不衰知爾為詞倣柏舟詩

論

傳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蓋惟忠而已哉百行咸可移矣故謂女之孝於父母而不善事其夫者未之有也斯女孝誠移之於夫宜其誓死遂志也於是又謂人家若欲取婦擇其性行要當先問女之孝否何如而後及他庶乎寡悔

五 橘氏妙冲

妙冲，橘逸勢之幼女也。承和九年，逸勢連坐，伴健岑謀逆之事，掠拷不服，減死配流於伊豆國。妙冲不勝離愁，其出京日，悲泣徒步以從之。監送者叱而令止，妙冲不聽。晝止夜行，遂得不與父相離。逸勢行到遠江國板築驛，終于逆旅。妙冲攀號盡哀，既葬廬墓，日夜不去，削髮為尼。自名妙冲，行人皆為之流涕。嘉祥三年五月壬辰，有詔追贈逸勢正五位下，使歸葬于本土。妙冲



大喜負柩還京一時稱為孝女

文德實錄

贊

逸勢被謫妙冲隨行情踰靖娘事類緹縈不  
惟事主久守墳塋墳塋无迹斯人有名

論

易以內健外順為君子之道以內柔外健為  
小人之道妙冲身居柔順之極反有剛健之  
德知君子之道乎非乎如何是妙冲剛健之  
德曰行其志也威武不能屈患難不能移暴

戾不能亂至如千里隨從之勞十年孤旅之  
窮與夫廬墓負柩豈皆弱骨纖形之所能任  
哉妙冲處之裕如其剛健可知矣不亦希世  
之資乎嗟夫世之男子不無外才健而內太  
柔者此是男中之少女子而妙冲乃女中之  
大丈夫歟曷做瓊々孝婦女一様看

六 薩州福依賣

福依賣者薩摩國民家之女也父母老无男子  
唯有此女家又窮蹙備力以養父母父有疾為  
之嘗藥凡二十餘年日夜辛勤容顏皆悴觀者  
靡不之憐父年八十母亦偕老依賣孝奉卒不  
衰且雖生長於草野自然略閑禮儀進退出入  
莫不恭敬有所諮稟必正顏色不敢褻慢戲詭  
深為鄉人所嗟異事聞即賜爵三級旌表門閭  
仁壽三年夏六月也

同上



贊

薩州窮民老无男兒唯有一女克敬養之恃  
怙皆安居諸屢移可惜賢淑桃夭失時

論

一書生詰余曰續日本後紀載有京人衣縫  
造金繼女年十二喪父泣血日久服闋母氏  
許嫁于人女乃竊遁廬於父墓旦夕哀慕不  
肯還家母不復言嫁事然後還與母居深信  
佛教讀經不息可謂至孝也是編詎舍之而

惟取妙沖福依賣乎曰衣縫氏之行可以為  
難矣孝則吾不知也曰何也曰欲繫其身而  
亂太倫父母其順乎哉曰妙沖福依賣亦不  
適人曰二女之不適人是不得已也絕與衣  
縫氏之无故而禁配異矣是編何不取也原  
夫婦女之垂名于古列女傳及續編者凡三  
百十餘人其間未有一人之非夭殤殺死而  
終其身於處女者人倫之不可廢也可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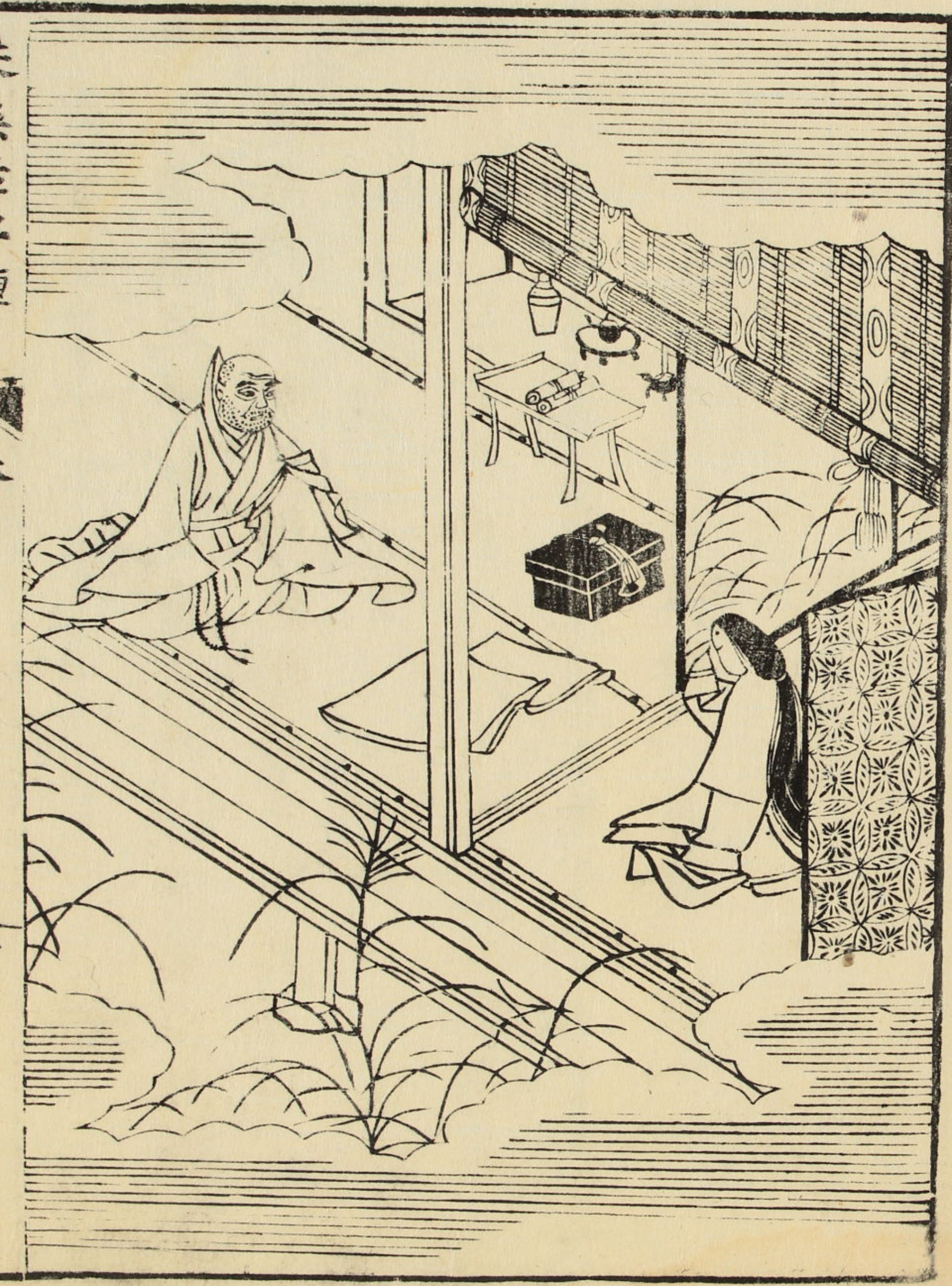


七 請僧孤女

有<sub>レ</sub>女不知<sub>レ</sub>姓氏夙喪<sub>レ</sub>父母家爲<sub>レ</sub>之窶一日欲<sub>レ</sub>追  
 薦<sub>レ</sub>其親屈請<sub>レ</sub>一僧僧來<sub>レ</sub>入<sub>レ</sub>其居荒涼最劇齋厨  
 索<sub>レ</sub>然伊蒲饌亦不可<sub>レ</sub>設僧爲<sub>レ</sub>用心急畢佛事而  
 出<sub>レ</sub>女手自<sub>レ</sub>出衣一領及描金小匣一枚以<sub>レ</sub>爲<sub>レ</sub>觀  
 物僧乃受<sub>レ</sub>之歸閱<sub>レ</sub>其匣則見<sub>レ</sub>新書倭歌一首于  
 內切慕<sub>レ</sub>父母之情溢<sub>レ</sub>乎言表其倭歌云玉匣加  
 計古耳塵毛須<sub>レ</sub>邊<sub>レ</sub>左里之布多於也奈可良無  
 幾身土乎知禮金葉和歌集

贊

古之事死重於奉生休哉孤女追福致誠施  
僧兩物於爾豈輕哀々倭歌也寫得情



八 供衣貧女

我 國俗以中元日祭父祖之神謂之魂祭有一貧女不知何氏之子也是日欲為先父母供奉於佛不能設饌唯一綾衣解去其裏細以小甕覆以荷葉自攜入於一寺寘之佛前拜伏涕泣而去荷葉上題倭歌其詞云奉留蓮乃上露波可里是乎阿波禮土義與乃佛爾今昔物語

贊

吾聞和歌能感鬼神矧此女製言意最真五句出口一衣去身其人如玉莫道亦貧

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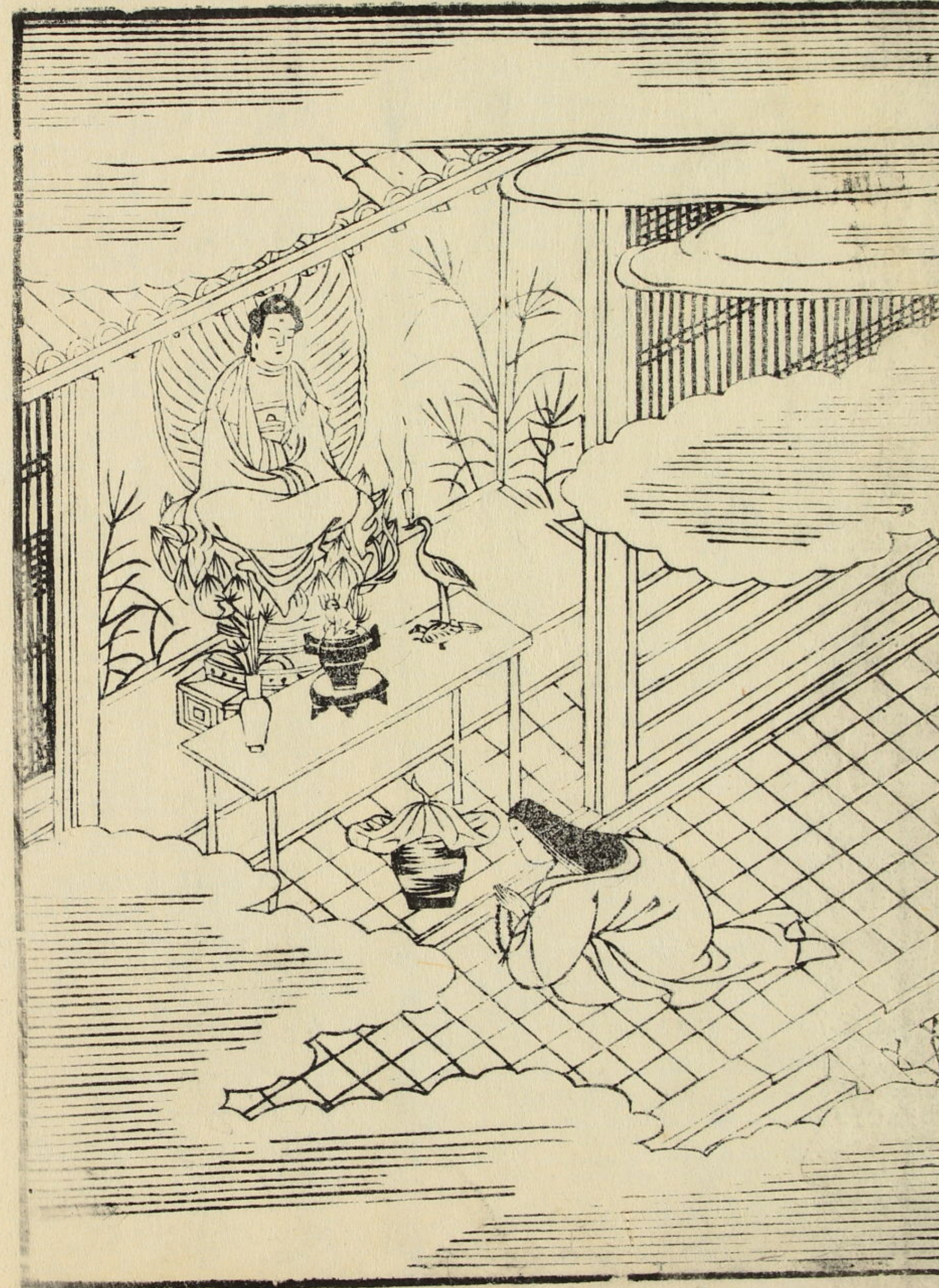
世之貧窮孤獨既乏資用則雖祭祀亦闕非不為也不能也然人不可不如豺獺苟用其力蓋獲隨分真薦若斯女及前段孤女蓋除其衣與小匣之外无復餘資然值當祭之日則不容一毫計較擬議於其間決然極力以成已志觀之則世之以貧藉口有關其祭悉



是不爲也非不能也使彼二女視之曷堪啜  
喙竊謂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然先儒不云  
乎貧賤憂戚以玉汝於成又曰困窮憐憐能  
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吾於二女特信此等  
語之不誣人也何者若俾此二女逸居于豐  
豪之家多是所謂蘭形棘心玉曜瓦質之徒  
而已曷必至乎有此善行而義譽施於身芳  
聲傳於世千載之下猶令不蕪友矣鄰國公  
有言曰耻之於人大矣吾亦妄謂貧之於人

大矣魯敬姜曰沃土之民不材淠也瘠土之  
民莫不嚮義勞也我管內侍亦曰物麤而敬  
已者安金玉飾身而放肆者危以婦人有是  
言不亦異乎恨本朝未有女史彤管之法  
難考得內侍之實行也

掛卷之三



九 南築紫女

承保馭寓紫陽富民某氏一時忽然感於無常  
捨家潛遯先欲之京急赴海涯遇于塗者往告  
其家舉家驚惶追而及之有一女執父袂號泣  
以留其行父曰我志豈為汝所妨乎自投刀截  
髻而去遂往深衣于南紀高野山專事佛于某  
院山人號曰南築紫上人女乃不忍相離纏繞  
從之然野山不許婦女之入故縛廬於山足居  
之為尼致力父事以沒其世云

發心集

法苑珠林

卷二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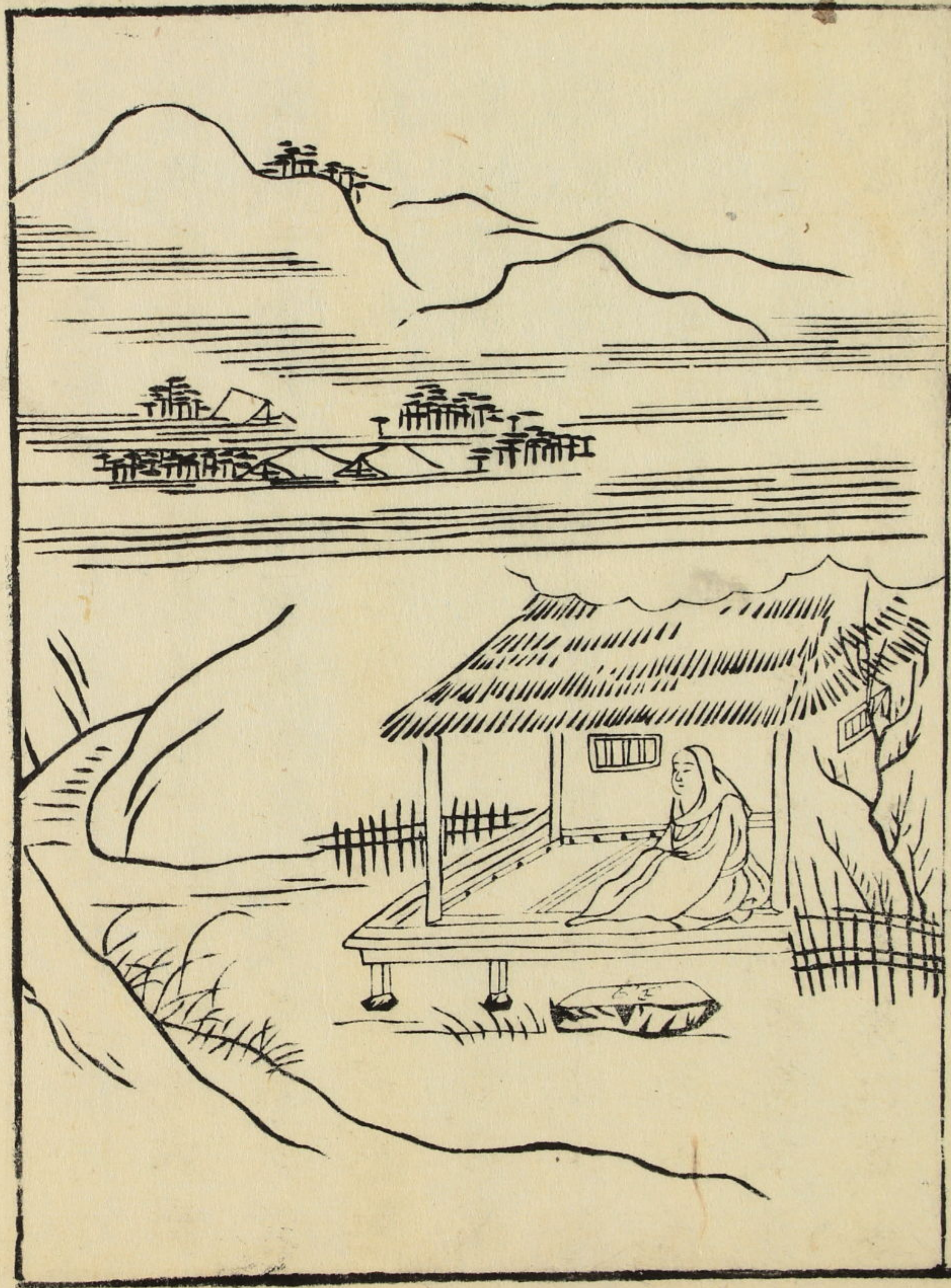
贊

父從於佛女從於父父雖厭女女不離父父  
雖入山女不遠父永志斯世惟知有父

論

孝哉女也離家忘身以事父于山林不慈哉  
父也使一女子隨已千方外以誤百年之身  
夫父子天合也不可得不相愛今女如此而  
父如彼何耶蓋是義利之分歟大抵釋徒初  
發之心靡不期望出生死離輪迴生於善處

受諸快樂至其期之甚則不惟不慈於子  
遺君棄親令其妻妾弟妹皆无所歸而反所  
以哀一小蟲矜一微禽者莫不至焉吁不亦  
倒置逆施乎要之唯利己爾佛亦西方之賢  
者豈愛此利心之人若曰愛之便是悅不義  
也庸詎為能仁矣不思之甚也



十 舞女微妙

微妙者洛陽之名妓也建仁中往在鎌倉大樹  
 賴家觀其舞於此企判官能負之第擊節歎賞  
 能負曰此女遠至自洛豈無志願大樹親問之  
 微妙涕泣不肯出言大樹屢問而後乃言妾父  
 右兵衛尉為成建久某年因讒下獄後放于奧  
 州母亦不堪其憂而死時妾甫七歲無兄弟無  
 親昵榮々子立形影相吊昕晡只無勝想父耳  
 雖然無由知其存否妾以為若學歌舞以買人

之愛憐庶幾或得通信於父是妾之所以知無也今日何幸辱承温問伏據下情不勝慙懼之至言訖又泣辭色甚哀滿堂為之慘惻大樹即遣使於奧州以問渠父二位禪尼嘉其孝衷甚加恩意後十數日使者反命曰微妙父為成死於奧州微妙哭泣邁絕久而後蘇頓入壽福寺為女僧更名持蓮禪尼益憫賜宅於深澤里居之數召會晤于持佛堂云

東鑑

贊

家本簪纓綠何為妓幼與父別相距萬里願買愛閔一通信音風木不靜更摧膽心

論

或曰微妙以聲色買愛憐是辱身也何足為孝曰唯觀其心何如雖曰心迹无一而世間自有不然者花下睡猫心不在花若觀彼聞父死即辰為尼而與古郡保忠不復相見則知微妙之所以為微妙



士 阪東僧女

阪東有一山寺吾不知其號寺主上人有智德  
 年又最老患風久不瘳徒弟咸倦扶持有一婦  
 人忽來謂其徒曰聞上人久病若許婦人在院  
 妾願侍側以滌溷穢諸徒喜其將代已勞不敢  
 拒之以告上人上人許可婦人欣然入侍日夜  
 不眠攝養无所不至上人謂之曰婦人何為者  
 而憐老僧至如此乎婦人不應上人問而不輟  
 一夕婦人須傍无人泣曰上人青年之時誤近

女人某氏某氏生妾既長以來雖知妾是上人之遺體而不忍以微賤贖大德鬱陶徒思之取近聞上人病病日久侍者不足使令於前妾心邑邑欲罷不能所以來侍也幸不爲門下之所拒得執教日之粥藥妾身更有何喜加之上人聞而嗚咽婦人服勤至其人滅

沙石集

贊

維父與女越南胡北父將就木始與女識問女侍養報於誰思孝子有性思曷可言

論

人有父母只當知孝之爾不容一毫按排措置若視其慈與不慈而孝爲之勤怠便是市兒販夫之事全非父子之道此婦惟知孝之在己不知慈之在父生來若干十年始得相見其面而愛敬終至如此豈與夫爲市兒販夫之事者可同年而語哉但如霍去病之於仲孺呂尚之於歲事較相近



今世

大炊頭源好房

弘文院林學士曾撰好房行狀其略曰從五品  
 大炊頭好房君以今年六月二十三日逝箕田  
 第春秋僅二十一謂之花不全開乎謂之苗秀  
 不實乎誠是可惜之甚也君姓源氏冬州松平  
 家之一流其世系詳家譜朝散大夫殿中監忠  
 房嫡子也幼而岐嶷四五歲而解國俗字知方  
 角字向府城及父母所在之方不敢伸足出則



告父母反則來前若得珍品獻之父母把見則  
愉愉如也父母賜物則拜而受之愛而不失有  
時賜書則戴而披之讀畢又戴而納之凡父母  
所言敬而不違或與侍者談而及父母之事則  
雖卧必起正坐而聞之或侍母側若見寸及錐  
針之類則慮其誤觸而手自収焉稍長在傍室  
晨省昏定問其安否雖他適夜闌无不反面當  
花時月夜則屢請迎父母和樂添興或罹疾則  
不離其側藥必先嘗食必先試而進之或丁憂

則慰諭順承以勸飲食漸及成童厭紛奢守儉  
約不恣其志所言所行皆順父母之心父在封  
邑則勤畱主事所告所報无懈无闕而事母愈  
謹愈敬且寓諷諫之趣而慮不悞其心自省自  
悔無不盡心待其有喜色而退稟性多病常懼  
爲父母之憂而治養甚慎故一茵復極者數矣  
其孝志之大槩如此至若日用細小多端則不  
可勝計也其爲人也敏而和睦親族而有禮撫  
家僕而施恩故內外皆懷服爲人皆知其克家

之量也。君幼而好讀，倭字艸子，其中有忠孝事，業則深感於心，而形於顏色。既而習四書，句讀以終其篇，今般卧病之間，父母來視，則必起坐而待焉。恭敬无失，問其氣，字如何，則辛苦雖切，必稱平快，以安其心。嗚呼！天不假年，魂遊不返，及其臨終，告家嚴曰：小子命限今日，歛葬唯任大人之心。殿中監察其意，而不拘佛事，令其家士護柩送之。參州鄉里濶溝而葬，其乃祖基畔，可謂以正而終者也。誰不哀感哉！母堂錫鳩氏。

不堪永訣，哀慕益切。手錄君之行實，請余記其始末。余亦曾遭斯憂，推知其中心之惻怛，故不能辭焉。件件云爾。若有編孝子傳，則斯人不可漏焉。

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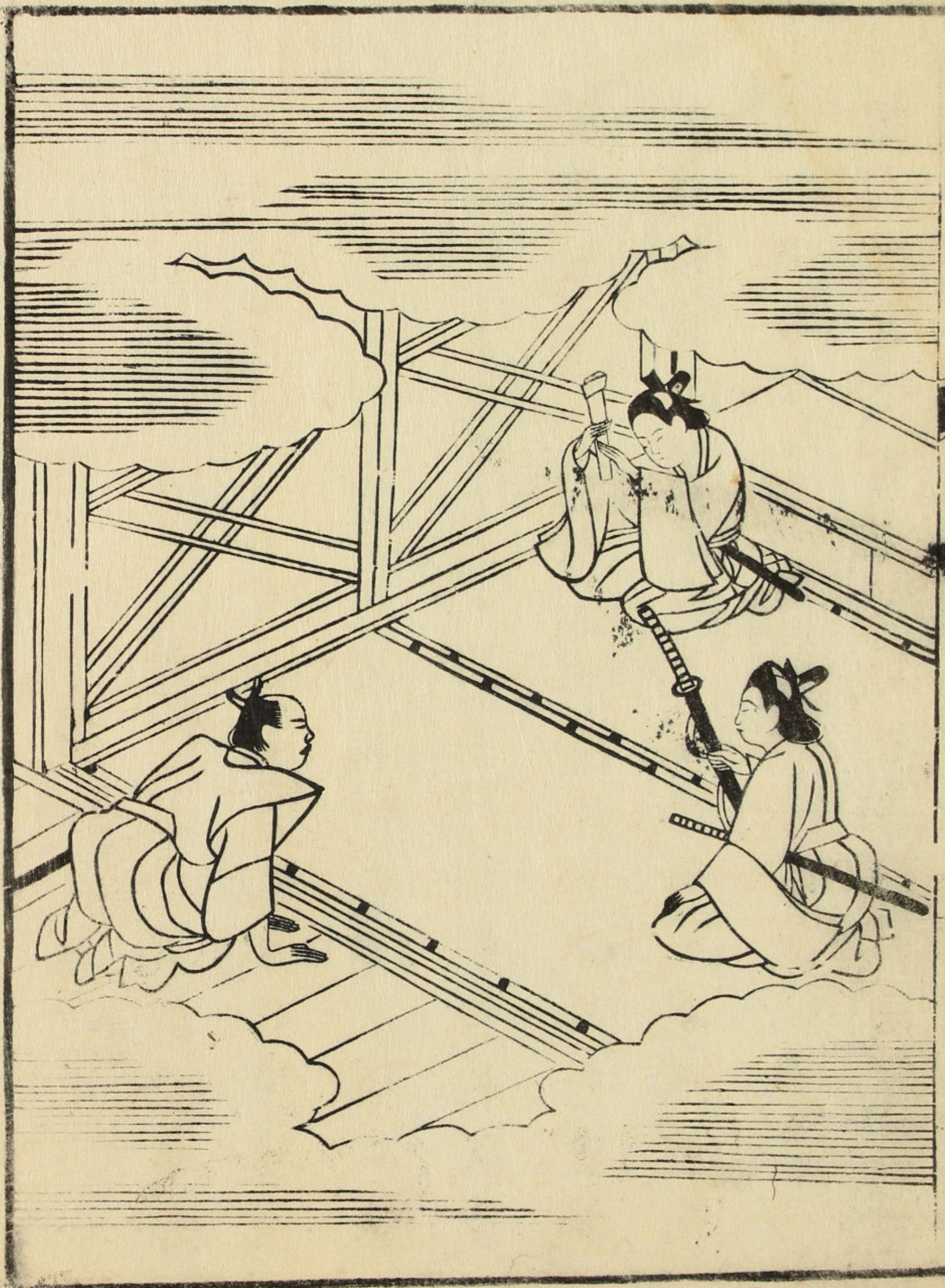
名聞之裔，英邁之資。自幼孝順，至死不哀。慈闈極愛，群下嘆才。春秋三七，嗚呼命哉。

論

行狀云：若有編孝子傳，則斯人不可漏焉。觀

之則林學士非无志於孝子傳之撰但未及  
屬艸藁而蓋棺也不亦惜乎今余幸閱行狀  
以剋其略著于茲者非惟欲令大炊君之盛  
迹昭著乎世竊成學士之志爾或問大抵孝  
子易得於華門之下難獲於縹幕之中何耶  
曰人貴富則官備財足其奉養无待於子子  
亦不可得而服勤於父只要不失父子橋梓  
之道而已繇是其相居也恭敬有餘而和氣  
不足不足則不相悅所以寡孝子也貧賤則

異乎是父子寔爲狼狽雖欲无相愛可得也  
哉所以有孝子也曰漢代王皇子也魏陸印  
公王之所生也吳陸績廬江太守之兒也梁  
蕭脩宗室之子也唐張九齡冀州刺史也皆  
非貧賤而有孝名其所以能孝者何耶曰以  
其誠至歟天下无物不感於誠況子之事親  
乎若欲驗之於今則大炊君其人也歟



今泉村孝子

孝子姓中村氏號五郎右衛門駿州富士郡  
 今泉村奕葉之良民也善事其親以得其悅  
 推及村民村民亦悅父癘則事物不經心惟  
 其疾之憂及其死也悲哀至切執喪於其室  
 不敢反於己カ不敢見人母病且死時亦然  
 數作佛事不取其財或則孤獨之急或救乞  
 丐之饑皆志在レ考妣滅罪生夫之福耳俗  
 謂人得登達富ク絕巔必有現當二世之饒

孝子傳

卷六

七五

益繇是每歲夏月登者常多此人將登則先請考妣於祠堂躬親負其牌主而後發行亦欲資其冥福也登降之際不敢息肩雖有僕從而不得一步代其勞也考狀大槩如此鄉黨鄰里靡不之稱焉天和壬戌之春事聞東都頗動

台聽有

恩賜其

命曰駿河國富士郡今泉村五郎右衛門父母

爾若乎盡之行跡宜久村中乃助乎為乃由國迴乃輩是乎演說須是爾依天其作來雷所乃田畑九十石乃事永代五郎右衛門爾下授雷條收納須邊幾者也

贊

人於子職或共或否唯渠克勤益受介祉富士山麓今泉村傍焯焯恩光照徹八荒

論

於乎天之祚於孝子也明矣叢爾一毛之行上勳

台聽承

嘉惠下使天下之人聞而稱之豈人之所銘為哉詩曰靡有不孝自求伊祐正謂此歟



三 雲州伊達氏

寬永初雲州松江城有一人姓伊達氏號治左  
衛門簪筆以仕國主堀尾公二親在堂出告反  
面定省温清无敢廢闕饌非甘毳父母不樂伊  
達時雖薄俸必有解醲不計家之有無朝夕致  
致親執刀俎非无使伎以他人不如己之至誠  
也官暇則更買一肴請父母曰今日幸得某物  
於人割烹願從所好父曰爲鱠母曰作羹所命  
常殊伊達皆如其命而各進之習以爲常父母

或欲來於已室則先厚設飲食然後升堂請曰  
願我令大人試我壯健乃負父而下堂於母亦  
然凡其色容无不愉婉聲氣莫不和柔父母視  
之猶嬰孺使之若婢妾遂俾父母終身无憚已  
勞之念堀尾公具聞渠之孝行深嘉之數賜珍  
饌使以進於二親士民皆言國中非无孝子唯  
无伊達

贊

嚴威儼恪難以悅親趨哉茲士和厚温純柔

於侍兒婉於內人椿府萱闈長向陽春

論

人之事其親也當要愛敬無相勝焉敬勝愛者多至於疏愛勝敬者或流於褻與其疏寧褻歟然如小人犬馬之養縱有區區愛心亦曷足為孝也可不慎哉伊達之於翁媪若愛勝相侶而竟不忘敬豈流於褻所以為難也至其使父母終身无憚已勞之念又難中之至難者歟





四 中江惟命

中江氏姓藤諱原字惟命號與右江州高嶋郡

小川人也自少讀書頗有所發明其學宗王伯

安凡本朝諸州之王學惟命倡之有母事之

而孝嘗仕加藤某侯于豫州大洲城欲迎母以

就養母曰吾聞婦人不越疆矣願守之也惟命

不逆即請還職以歸田里至吝其才不敢許可

惟命勃然曰我雖不孝豈一日能忍為祿所縻

以曠定省哉乃為一書具述其不容與母索居

之意留之潛遜遂歸隱于小川以獲母悅時年

二十又八寬永某年月也

贊

淡海吹起陸王儒風豈翅善身誨人有忠為

母顛祿旋鄉色愉于嗟篤孝性乎學乎

論

或謂余曰我嘗聞之於中江氏之徒曰先生

恒言自己之德性即是父母之天真也是以

養吾性所以養親也尊吾性所以尊親也孝

莫大焉。勿拘夫奉事于膝下，與否斯言詎與  
其辭。祿歸養者，相矛盾乎？曰：明儒汪廷訥曰：  
世以問安視膳爲踈節，不知此中有實心相  
流通者。是中江氏之所以有這說。欤然慕父  
母人之性，然不假強爲。古人一日之養，不換  
三公，所以依依於膝下也。宜哉！惟命口雖恁  
說而身不能不歸養也。亦猶桑門說入無爲，  
是報恩而反有陳睦州、朗法師等行，豈足怪  
哉！曰：所以行不如言者，既得聞命，敢問其爲

母辭祿之一節，无乃足爲鴻儒之盛行，以入  
茲選乎？曰：今之學者，或以所謂家貧親老爲  
祿仕者，爲口實，求富貴於遠方，殊鄉使親念  
已，不怠者固不爲。歎想夫人子一觸人之羅  
網，則不但不能數歸省，且雖聞疾聞喪，亦不  
得容易赴之。孝云乎？故孝子有不肯居官如  
宋范純仁，調知武進縣而不赴。易長曷又不  
往之類，是也。考亭夫子答毛朋壽書亦曰：就  
補遠行爲榮親計，然古人有所謂不以得於

外者為親榮者亦不可不知也而今惟命其  
 謀於始雖不及范氏而明知其不以得於外  
 者為親榮則與夫世間往而不反者豈無逕  
 庭斯編之所以不逸斯人也大抵為人子者  
 舉魚游諸侯以後其親之失不可不鑄骨其



五 川井正直

正直洛之商家

號布袋屋與左衛門

川井其氏也宅在銅

駝坊之室町年垂五十始志于學受讀小學之

書於山崎氏然後方知往日之薄於奉親赧然

耻悔謹身節用務致父母之樂正直自少酌酒

父母憂之至是不復少飲凡平替為父母所忌

之行靡不禁止父母大喜正保丁亥之春父有

疾正直日夜不離其側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

饋饌必自執中帚廁臉亦必躬浣滌之起坐出

入扶持之如奉盈不欲人之代已度暑經寒屬

屬无倦已丑正月父遂不起正直哀戚踰節饋

粥絕口至其喪紀則遵朱子家禮少出入之屋

後有一小亭居之以為喪次自非省母不敢輒

出其戶家事悉委妻子无復所問唯靈座昕夕

之奠以致已力如是者既十有九月而母又逝

其禮皆不降於前喪哀痛殊甚毀瘠更加通二

喪計之凡四十有餘月愈久而愈謹矣憂色卒

不去面初父没未葬時父之執若干輩與浮屠

氏相謀欲以火化正直憂之夜竊送觀躬親埋  
祭於洛東之紫雲山妣亦卒柩方是之時洛中  
以儒禮居喪者寂无闻焉故正直反爲衆口所  
訕然不敢爲意斷然行之自此之後間有喪至  
三年者安知其不興起於正直哉後十餘年正  
直服襪襦于洛東某村蓋以商賈爲逐末之業  
也時年六十餘其慕父母之心益切常語同志  
曰我平生无他工夫凡動靜語默取舍予奪第  
欲使遺體无受汗辱之名爾所以寡大過也又

曰知人固難然觀其愛父母與否則可略以知  
也有不祀父母者正直責之其人曰我非不欲  
祭家貧不能備物正直曰人各有分小人之祭  
何必備物苟知所敬雖以菽三粒可也豈不賢  
於已哉人之子弟來謁則先說之以事父兄之  
目曰勿懈於此數件則可以爲人之子弟也與  
人話而言及已之考妣則必墮淚學者皆言是  
真錫類之孝也故雖他州異鄉之人實嗜學者  
一聞正直之風則莫不瞻望延寶四年某月信

州牧永井君某欲見正直，正直不往。君乃寄簡贈詩，以致景慕之意。五年丁巳之春，正直寢疾。至秋七月，少間，正直悅甚。家人云：翁疾未瘳，悅之易甚。正直曰：今日十七日，我先妣之諱也。將值是日，於未暝之前，不亦悅乎？非敢貪生也。其終身慕父母者，皆此類也。同年冬十一月六日，没于村舍。享年七十有七。遺命葬於紫雲山先塋之側。友人稱為東村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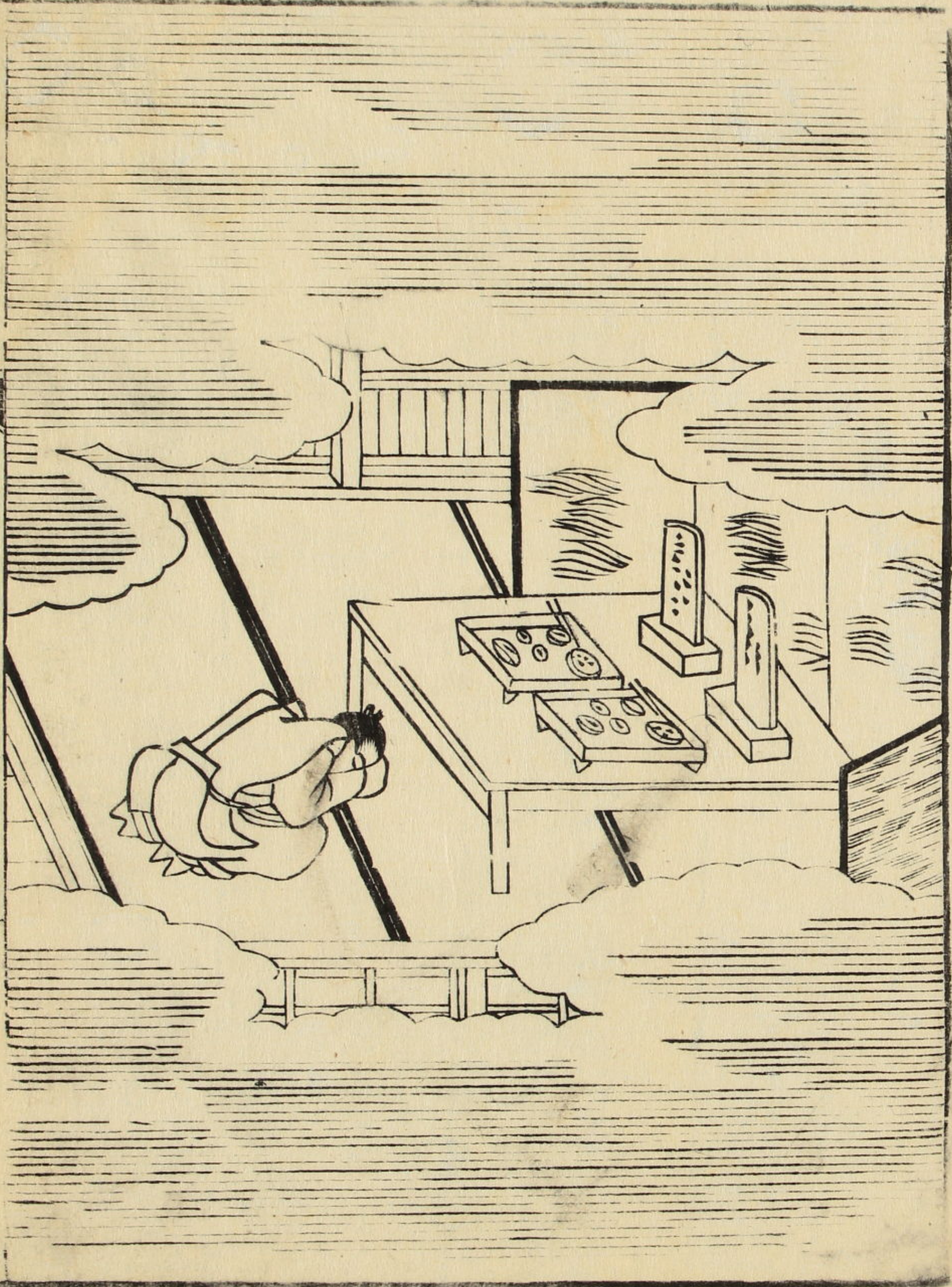
贊

晚學勵志竭力，爺孃起卧必扶，湯藥親嘗。五十之瘠，四年之喪，豈惟自致使人知方。

論

左衛門尉藤原朝綱後鳥羽院時人有言曰：雙親雖亡，吾身即其遺體。則吾一言一行，悉是父母之言行，豈可自欺也哉？故吾平生一息之頃，一事之微，无任吾心而為之也。此言尤好。今由正直遺體不辱，故寡大過等語，觀之則朝綱亦當時之一巨考。歎觀夫其行必有與正

直相頡頏者，然今不可遽考覈之。姑附此語，  
 于茲以待識者云。



六 繪屋

寬永中洛陽小川出水之功有一人呼為繪屋  
勤兵衛以畫衣裳為業父老崇飲勸勉賒之然  
父以其家貧故不樂飲或不飲勸及妻憂之相  
共密謀待歲將暮把瓦石滿一簋夫妻舁之抵  
父前曰我今年之餘資幸至於此只恨我父一  
生之酒價不能盡此金之小半也父驚且喜飲  
酒大樂自後父无復患貧之念卒以壽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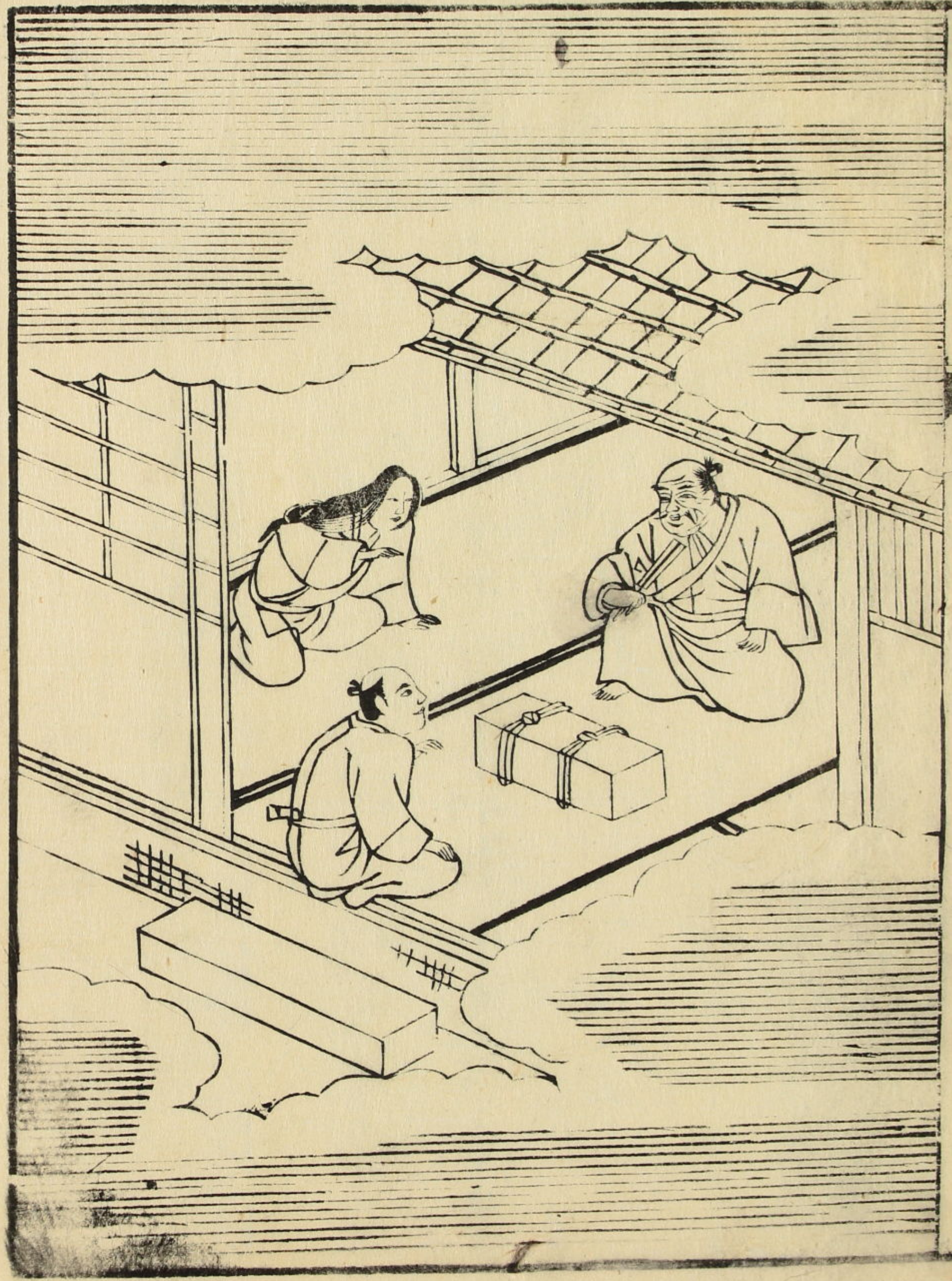
贊

父性愛酒子賒之頗父或不飲為其家貧子  
婦相憂因出奇譎瓦礫滿簋遂得取悅

論

約而為泰此是不有恆者之事今此子婦以  
是反得孝名何耶曰胡氏不云乎天理人欲  
同行異情





七 神田五郎作

明督中武州神田鍛冶町有<sub>一</sub>人<sub>號五郎</sub>陷罪  
 掠考<sub>世</sub>有子名五郎作詣官請吏曰吾父已老不  
 勝苦楚父子一體也深冀使我代父吏不聽作  
 不堪悲籲天大哭觀者靡不下淚執柄豐州牧  
 阿部公<sub>諱忠</sub>命吏令彼且代於父尋糾明其罪  
 不可至死併釋之云

贊

武州神田白屋孝子老父陷罪悲酸徹髓只

請代父身受鞭撻維天悲忱何不終喜

論

甚哉孝之感人也宋徽州人鮑壽孫父為賊  
所得束縛樹上將殺之壽孫拜前願代父死  
賊兩釋之又衛州汲縣人陳顏父繫獄榜掠  
顏請郡請代父死郡主併釋之賊尚釋之況  
郡主乎郡主尚愍之況吾邦執政之臣乎  
況彼蒼蒼者乎作之所以欲代父死而得不  
死也由是反而觀之人子有不當死而死安

知其不由於不孝之觸天怒拂人性哉書曰  
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正謂此也易曰君子  
以議獄緩死阿部公有焉



八 柴木村甚介

甚介者備之中州淺口郡今隸備前州柴木村之農

也事母而孝雖有兄某而母不欲與之居恒在

甚介之舍甚介忠養莫所不至朝饔夕飧母未

索著已亦不能訖雖過時不覺飢母食而後欣

然始下七箸率以為常母將裯則自展席而冬

溫之夏清之母寢而未熟睡已亦不能睡雖

夜猶在側慰悅之有痛癢則抑搔平日必自烹

茗布席以待母起舍內所布皆藁席第有一藺



席而母坐之甚介使令於前而進退周旋起居  
食息唯母所命有事而之府入市則必求買魚  
菓其旨之物歸以進之母年八十顏容猶六十  
時人問其故母答之曰甚介養我我无適而不  
如意雖彼公侯之母夫人亦恐不如吾樂所以  
不衰朽欤初父死時分付田廬於甚介兄弟後  
來兄將破其產而謂甚介曰吾田瘠薄汝田肥  
饒故今如此請且易之而佃甚介謹諾即如其  
所請焉然至其各收穫則甚介之粟反多於兄

之所入鄉黨以爲是孝與不孝之徵也甚介又  
種胡麻誤先其時教候里人以爲過舉爲其種  
之之早收之亦早既收未幾霖潦浩乎四野闔  
鄉胡麻悉皆漂蕩臭腐特甚介之家富於胡麻  
或又雖有風蝗傷稼而犬牙緣界不侵甚介田  
非亦造物者陰賜乎兄欠租爲吏所囚欲借錢  
穀以自救焉而人未貸甚介憂之先盡出已所  
蓄贖之且將營貸于他以補不足人皆喜而應  
之繇是兄頓得免刑兵承應中備陽府君羽林

松平公

本氏池田  
諱光政

聞渠事狀異之召詣城府面

哀之曰汝之孝悌國中希有尤可以為事父兄

者之法則因命使其素所受之田至子孫勿輸

賦甚介崩角而出諸士詰之曰汝孝悌緣何得

至此乎甚介曰吾不知孝悌唯母不其食吾亦

不欲食母不安寢吾亦不能眠而已於兄亦略

如此又問以汝為弟而兄胡為其不善乎甚介

曰未必不善彼多病懈於事故不為鄉人之所

好也或謂柴木村人曰甚介賜田爾等莫之羨

乎答曰甚介孝行非常人之所能及也假饒一

鄉之田悉皆賜之於彼固宜我等何敢羨彼衆

口如一城府儒臣熊澤伯繼巡撫之次臨甚介

舍喟然无語出語人曰如視堯舜之民也其雍

睦可知

贊

不勉不強常心在母其所能養曷啻身口兄

之不淑待之又厚柴木柴木爾各无朽



九 西六條院村孝孫

西六條院村亦在備之淺口郡有一民生二子呼兄爲惣十郎弟爲市助兄弟夙喪父乃與祖父力耕種不幸祖父爲聾瞽手脚亦尋痿痺兄弟有母母子三人事之並皆至孝祖父嗜酒及茶兄弟雖貧而无之闕農有餘力則采薪鬻之以給其用若夫其用不足而有乞假於人則人知其爲祖父而非爲己愍然應之凡飲食所進祖父者常精而所自喫者常粗每食母必執箸

哺之爲其目盲手痺也溷器亦母與兄弟日自  
操之爲其脚軟不能如圍也冬夜則兄弟更臥  
於祖父此爲其使足暖也夏夜則兄弟更不寢  
以驅蚊爲其无帷帳也兄弟孝順雖已至此而  
母尚恐或有怠焉故屢戒之曰太父之日迫於  
西山一旦有不諱雖欲孝誰爲孝爾等念茲兄  
弟謹諾祖父亦謂母曰媳之厚於我也不可具  
謝德必有報摠及市皆異娶其妻有孝於媳豈  
得不若媳之於我哉祖父乃欲使摠納采於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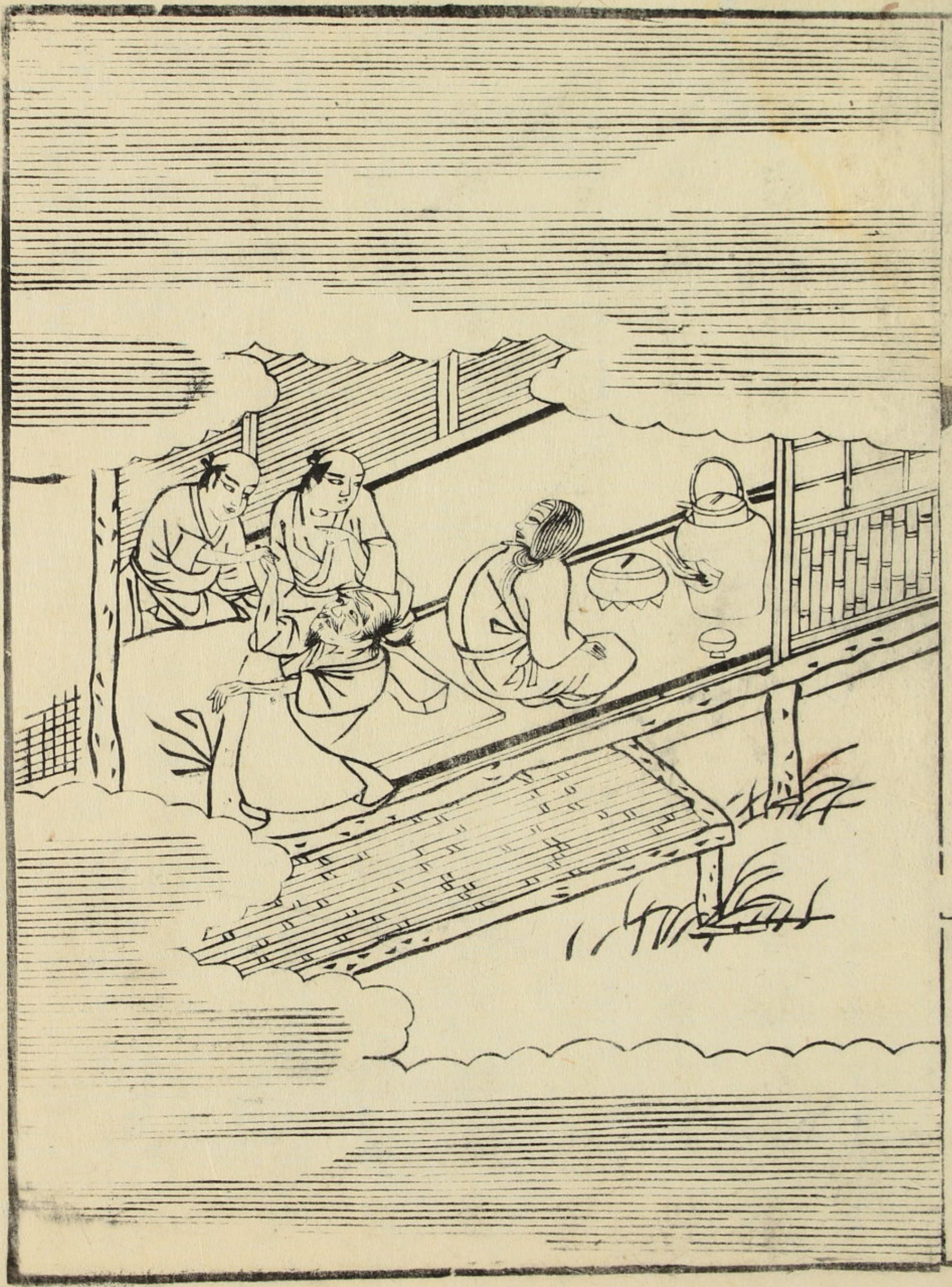
氏摠諾而不果其意益不欲俾新婦視祖父之  
廢人而居處多穢也最後祖父忽發心疾狂悖  
殊劇方是之時市也爲人彼不在家唯母與摠  
日夜不睡敬護持之祖父患此又二稔而後物  
故母也摠也不勝哀慕賣衣以供喪祭摠父遠  
思亦在此時正欲追薦而无錢穀會是歲不登  
國主發倉以賑濟焉摠受其米卽以祭父毫蔑  
謀食之意市亦雖在遠方寄物助祭加旃已之  
微俸時時分贖或數致書於村老曰我母及兄

儻有菜色請必假貸我歸償債市之用心亦如此厥後摠娶妻相與事母因謂妻曰不才非我所咎苟有不孝則卽出汝不敢食言繇是妻亦克謹然摠猶懼或有違母意而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无敢專制也瘠由有若干頃連年侍祖父疾而深耕易糶之不暇理當荒蕪而其稼反羨於他人之田的知是冥冥中有祐之者而然邦君亦賜粟於母子大嘆賞之云

贊

傷哉病翁孝矣二孫曉昏扶持夏冬清溫母又事舅愛養甚敦因憶後榮伯崔瑄門





十 横井村孝農

備之前州津高郡横井村人太即左衛門養其  
 父母愛敬自衰身雖至賤而事之之恭恰若士  
 大夫之善敬其親若夫與父往田饁之則先多  
 變弱州厚布之於壟上使父坐其上已則跪坐  
 于下敬而進食族父食畢而後自飯以此為常  
 父亦略有禮容一家化之皆敬而和里中之觀  
 之者靡不解頤以其與己之父父子相處敬慢大  
 相遠也國主有賞

贊

瞽之觀色以黠為赤宜乎里人視彼啞啞在  
 家必敬在田必教胥臣若過盍顧是行



士 赤穗惣大夫

備前國岡山府紐屋町有一染工嘗隨家累徙居于播州老死于赤穗城其子惣大夫事母純孝妻亦以夫心爲心母之所命莫不承藉母恒言備之岡山我舊里也只願與汝共歸惣曰諾吾亦惟之雖然家資乏絕无由裹糧故味果往一雨母趣裝曰我適岡山惣及妻遽而隨之行程若干十里母倦跋涉則惣負之或妻奉其手與俱行飲食不足則夫妻佯食而唯進母行

備之香登村遂乃絕糧終日不食耳无聞目无見爰求食於福岡村實教寺寺主名是要視渠物色知其孝子急救其飢且借一小房居之使其日受飯于寺厨於是乎母子三人方得飽食其衣尚寒夜則夫婦必減己服竊加諸母之身郡吏惠粟夫妻大悅急買棉衣一領以衣之母母却之曰吾幸不寒婦衣極弊宜早衣之婦曰我身壯健雖寒不至發疾姑若不著之必致寒疾願早衣之姑曰吾也老矣疾不可懼死不可

惜但願汝夫妻无疾病況吾不寒曷襲此衣為  
 哉遂无以着婦亦不敢衣之棉衣徒在郡吏聞  
 之更予一衣於母於是乎婦姑皆得暖矣事聞  
 於岡山邦君不惟惠鮮彼夫婦且深哀賞是要  
 之慈每歲寄白粳若干斛于其寺云

贊

孝子孝子極力事母不翅子子婦亦是婦令  
 名竟達嘉賞是受豈作爾碑備人有口

論

人皆言備州多孝子婦豈止孝子婦也忠臣  
 義者亦不數列國地醜德齊獨備州之有八  
 何也蓋其先主羽林君某性孝義而好古國  
 中有兩學舍民間有師儒儒風聿興異教寔  
 息况觀一孝子聞一悌弟則必賞之以金穀  
 於忠臣義者亦然故其未孝未悌未忠義者  
 亦皆靡不自然感且化焉所以多善人歟余  
 幸獲聞夫孝子數輩之行實忻然錄次于此  
 柴木村以下四男子及左端所記之二女是

也其餘善良人其舍諸



士 申良孝子

淡路國津名郡申良有一孝子號久允衛門養父有疾愛焉雖往在田而有念父釋耒且歸見父而後復往從役之際亦然或又在外忽遇烈風雷雨則投所執之業歸以侍父欲慰其驚動也方是之時人雖欲倍錢以傭賃父不敢出恐父憂己之傷於風雨也冬夜自覺寒裯則起求衣加諸父被父曰吾被不薄宜覆乃兒久諾而退不敢覆兒待父熟寐再往加之父欲出視田

畝則必躬負而行至其衰朽不能出視則採善禾若干穗奉父而使知有年若遇旱潦其田不熟則探求禾之善者於闔境歸諭父曰是歲雖凶我稼幸如此父悅甚其用心之切皆此類也鄉人靡不稱讚縣宰稻田植榮聞之擊節召而食之且予金曰人皆稱汝孝我願詳聞其所為乎久拜而荅之曰人雖稱吾孝吾味嘗有孝也其辭氣謙恭不似夫內實自許而姑為是退託者稻田亟問久竟無語稻田更問之曰汝事父

之道盡矣而心中尚有歉然者乎久曰吾母死時父猶未老吾欲得後母而父不允卒以鰥老以故抑搔扶持今乏其人是乃吾之所常憾也又問今日汝來于茲父知之乎曰尋常出則吾必明告其所適今日顧不之告曰何不告也曰召吾於洲本洲本地名即宰之所居事之臧否不得而知第恐令父驚懼故不以告稍田喟歎

贊

蠡伊小氓大克羞蓄行役心念出野背負私

田皆豐祿席加衣人皆稱孝已以為非

論

人之事親有養體者有養志者養志至焉養體次焉觀於曾子曾元可見今以由良人之凡陋其所言所行多皆如養志者不亦異乎或曰渠之真父諒若子言然觀其人則頑然一野夫取若是之孝而若是之頑何也曰蓋為其下隙之明雖有過人者而不能推之他事也曰如渠輩雖推何達曰不然孝者百行

之本本立而道生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  
久者无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由此觀之  
孝子不患於无本焉只患其未能推之爾能  
克推之則仁也義也禮也忠信也廉耻也莫  
不隨所遇而得矣於達乎何有不見夫璞與礪不  
礪乎孰謂非是瓦礫然皆可治曰璞與礪不  
能自治必待彫琢鍛制之手而後爲珍爲器  
若不得其手法二者弗可如已何兵由良人  
亦如此豈獲自推廣乎曰其固然故古者王

官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





三 蘆田為助

丹波國天田郡土師村有一孝子曰蘆田為助  
號七十九其父曰井上井上父曰蘆田為助  
號五  
衛門衛門為次仕土師村主蘆田小界住手白山  
今愛  
門是井上娶妻生二子為助其季也為次死後井  
也上携妻及二子退為土師村民家貧居狹而鋪  
上破席飲食究乏僅全身送年老衰而夫妻共蹇  
而而不能起為助天性至孝事父母盡心力其所  
言言无不從焉寒夜則以己膚温席而令父母卧

其上窺其熟睡躡而竊入加被而退欲不驚覺也若父母睡覺則問其安否而容父母足於己懷溫之而退如此者每夜或再或三无敢闕焉炎天則擇樹陰涼處構庇障日負父母憇坐於其下自梳其白髮以散鬱蒸其寢則先扇其卧處拂暑氣以迎之飲食不足則唯供父母已忍饑渴而對父母乃言食有餘不令知簞瓢屨空若偶得一物於外則喜而奉之母常畏雷故霹靂則不離其側雖出在他必速歸保護焉平生

給養之暇不急耕耨納其貢稅不肯違期縱然絕己糧无闕奉上之物不蒙未進之責不借他人之物其為人柔和而能勤產業是以一村邑長及戶民皆憐之和睦承應二年為助娶妻結小廬於屋隅不妨父母之所居其妻亦做慕為助之所為能事舅姑以竭婦道父母或求之他則為助與其妻抱負而出或途中逢雪則妻先掃雪啓行而導焉歷年產子不以私愛而忽其孝養方凶歲水旱則告父母曰我田不枯我疇

不溺而不使知其艱苦萬治三年四月十七日  
母沒壽八十寬文六年二月四日父終壽八十  
三共極天年爲助哭泣殊甚哀慕不止葬於已  
屋近邊築基建石塔日日詣墓獻香花每當七  
日招僧讀經及七七七日修懺法每月忌日拜墓  
不懈猶事存之禮催感而至落淚而歸雷震則  
必詣母墓泣而守之如生之時爲助孝志同邑  
悉知之隣里亦知之既而聞於福智山城所謂  
土師村隸此城城主從五品尚舍奉御源姓松

平氏忠房感其孝恤其志俾黃金以褒之爲助  
拜戴歸家讓其兄兄率曰此恩賜之物依汝孝  
之聞達也我何受之兄弟相讓而不取而封緘  
藏於其家城主聞而奇之乃復爲助戶租且蠲  
其課役城主朝江府以是語余求記其事余  
擊節歎賞之爲之述其事實述之不足副之以  
贊又作論勵今之人傳後之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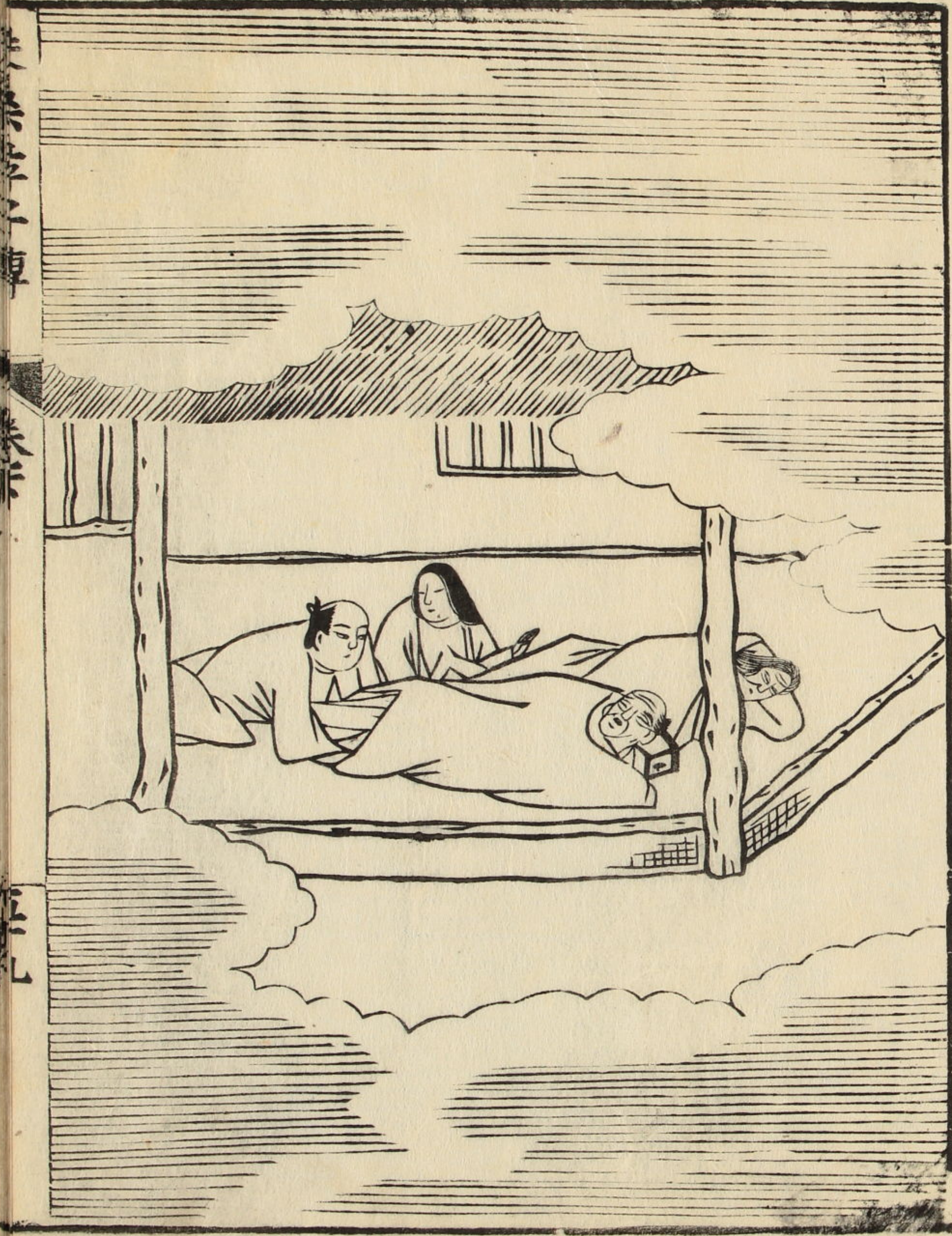
贊曰孝是天性不拘貴賤溫其衣被泣彼雷電  
文強再出備元重臻存則能養沒而追薦聞於

鄉里感于後彥

論曰人者萬物之靈孝者百行之本也苟存孝志則雖匹夫之賤所以為人若無孝志則雖公侯之貴所以不異禽獸也虞舜之聖曾子之賢其本是孝而已孝之道大哉至哉故孔子曰吾行在孝經孝經家家有之人人讀之然不孝則與鴉鳴蟬噪何異哉嗚呼州一民之虫未知讀孝經否讀與不讀不可論焉其孝志之濃雖富貴之養不可過焉雖讀書之人無以加焉

誰敢間然哉其化之及妻亦順而兒亦讓彼猶如此況於顯達之人施教化哉夫孝子之心非于譽求名然國郡必告之閭里以標之者古之法也中萃本朝皆然嘗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則邊鄙之僻豈无孝子哉唯是不告之則无標之者耳方今城主之著意得其告以加優恤實是興百廢之一端也豈啻一州之美談而已哉可遍傳闔國激起群黎者乎天道福善彼亦有餘慶抑其孝志之切果得天之助者誰不感歎

說  
右傳及贊論皆林學士  
之所作也今不換丁字



古 安永安次

肥前國嶋原管内加津佐村津波見名有孝子

之在兵姓安永名安次

號久右衛門

其父曰安平

號助

龍衛門

安平初為筑前國北原村之邑長其後移

居于此勤村老之事有四男一女安次乃其長

子也居之可四十年頃歲使安次代已為村老

委之以家事安次以父母之齒共踰七旬別營

一舍為退老之處天性至孝保養竭力其家素

貧窶耕稼躬務其父見安次之所為慮其艱難

之不堪召之告曰我老而矍鑠筋力未憊請為

汝耘耔而少紓汝之勞安次且驚且歎愉愉固

辭遂未使其手提携耒耜也田疇隴圃之所種

必問其親之所欲而唯命之從苟非其所欲則

不敢殖己之所欲也每歲分私田數畝浚耕易

耨無鹵莽無滅裂不弛其力不施其勞及稼穡

之既成平秩以給老親之資用己家雖或衣食

不足凍餒欲至未嘗省其養而為己之利也然

及納租稅則不重其賦不違其期不待吏之促

不受公之責，一鄉之民又無能及之者。連歲然矣。或遇凶年飢歲而無甌石之儲，知足而晏如，不敢向父母片言隻語說貧苦，唯以安其心爲業也。晨省而待起，昏定而至寐，冬則中夜而起，問枕席之安否，夏則設床於茂樹蔭涼之地，避暑於此，有烈風雷雨則無晝無夜直走至隳下，曰：閨中蕭然矣，子孫團繞悉在我家，願少間來息焉。乃攜歸而慰其寂也。雖遊同閑之間，不告則不敢出，出而歸則無不反命。況於適他方乎？

倘有宰吏之召，則告其所以，召而出，畢事而歸，則必告其所以，命而休焉。若之他而求得珍異，則歸而羞焉。若有人而投惠微物，則行而獻焉。非有餘則不爲己之有也。其父母共好，而平日常參寺院，安次自編草織蹤，每其將出捨舊而供新，凡作用運動皆承其意而後行，也不犯國法，不忽公役，能守體，跬步不忘篤行。如此聞其行者，誰不興起哉？故弟妹妻子化其所爲，孝養是務也。行伍之間，同隊之民感之，志慕之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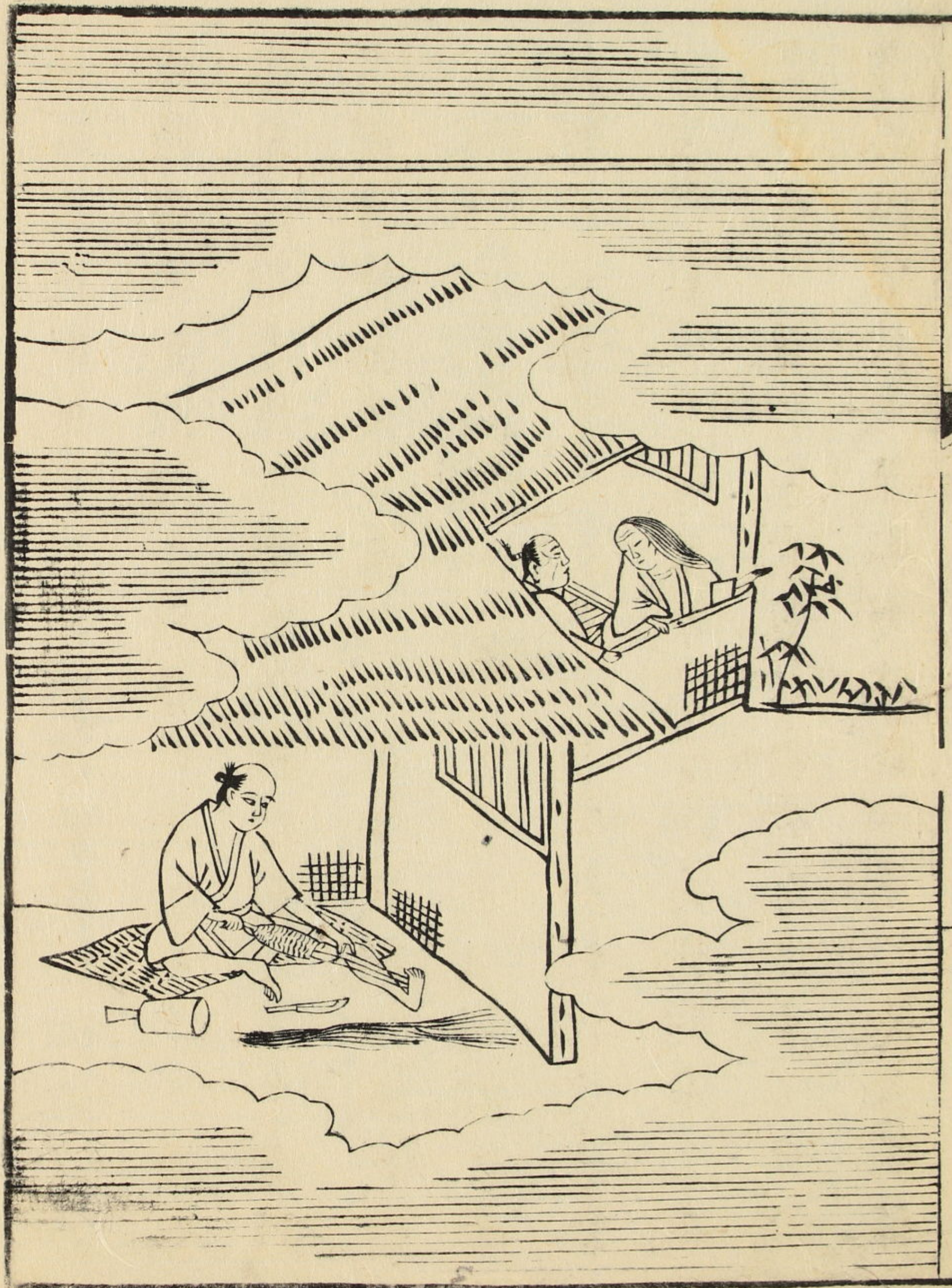
衆共推之莫不從其所言豈啻比屋之民化焉而已乎一鄉皆慕焉一鄉慕焉而一邑皆稱焉一邑稱焉而闔隣之間巷皆無不知也事遂達太守太守感餘黎蚩蚩之際能有如此者賑之以白銀益勵其孝志且表閭顯名悉免其戶租丁役積善之家有餘慶其此之謂乎太守謂誰鳴原城主朝散大夫尚舍奉御源君忠房也嗚呼古之遺孝也哉嗚呼古之遺法也哉太守曾治丹州之日有孝子有悌友共旌其門今又有

如此之者則太守篤於親而民興於仁者乎乃作之傳附之以贊

贊曰西陲之地仄陋之民溫清從時定省事親水菽竈贍圭華家貧何代何土天不生人

右傳及贊林文春常之所作也今不改一字





五 大矢野孝子

肥後國天草郡大矢野黨者嶋原城主源尚舍  
 忠房之所兼治也黨有今泉村農夫喜左衛門  
 者郡中呼稱孝子其父市右衛門初居雷邑後  
 移家于大山市右衛門老而不堪耕稼之勞  
 分與田畝于三子長子十左衛門先沒次子金  
 左衛門窮困不修農業三子喜左衛門治三石  
 之田養父母於家素貧衣食皆乏然事父母有  
 孝志未嘗使之至飢寒近歲凶荒相屬衆民餓

喜左衛門躬不食唯奉父母使之能食辛酉  
大饑喜左衛門諭父母移居長尾山採薪賣之  
使其妻掘蕨葛以給父母其妻共不食之使父  
母之食足供之妻亦且夕有婦行郡中又稱之  
夫妻盡力營業其養不足故老母愁之自到其  
壻阿村農人大郎左衛門之家就食是年老父  
市右衛門卧病欲食鮮魚喜左衛門家乏山溪  
難得之其妻下山數里行釣海濱偶得黑鯛欣  
欣攜歸供之老父大悅經日病篤喜左衛門與

妻悲之負老父歸於大山口日夜侍之療養盡  
心終不愈以六月十一日没年七十五喜左衛  
門與妻共哭慟甚至廢寢食喪葬畢而奉牌位  
於室中日供膳羞菜菓且夕拜之如事存矣隣  
人感之問曰其所供牌位者常膳而或不潔乎  
答曰我家貧乏給唯行志耳老母年七十三近  
歲失明喜左衛門與婦負其老母又移居山中  
採薪給之掘葛供之壬戌正月歸住大山口老  
母信佛欲詣寺則婦負之行其路四町餘雖陰

雨而不急雷邑有老母之親戚老母欲訪之則  
婦負之行其十四五町亦不以爲勞視者無不  
感之方冬夜寒則喜左衛門與婦共脫衣使老  
母溫其孝誠皆如此喜左衛門性仁厚有信鄰  
里太睦家雖貧乏未嘗急輸租稅近郡僉稱其  
孝義人有譽其孝者喜左衛門答曰我不肖何  
有之乎尚舍君聞而感之召於嶋原賞其行事  
以賜白銀喜左衛門拜謝匍匐以其賜銀供亡  
父之牌前悉招親戚而拜之喻衆曰我雖貧乏

然以斯銀不可自給唯可給亡親之祭儀耳人

皆感其志

此傳乃人見其友元之所作也今不換一字

贊

貧家養父物麁情精山葛言采江魚是烹侍  
疾致力哭死絕食母之無目事此亦至

論

昔者楊雄作法言富貴賈賚錢十萬願載名  
於書雄不聽曰書而无仁義猶圈中之鹿欄  
中之羊安得志載如今爲助安次及大矢野



人咸以赤然窮良為二林及人見氏所作佳  
 傳齊顯孝名于世與夫蜀人之事孰祭而孰  
 辱乎徒慕富貴而无仁義忠孝之行者宜思  
 之也於尚舍君濂嘉孝子之盛意則三傳各  
 稱之鄙人復何言矣

夫 中原休白

休白，筑之前州遠賀郡中原人，也不著其姓氏，  
自稱中原某，中原多卜肆，休白亦賣卜，兼力農，  
爲人慤實，里民皆欽慕之，事父尤孝，父亦甚愛，  
休白，休白自弱至壯，自強至艾，味旨一日與父  
離居，非有外事則常在側，愉愉如也，其情態恰  
若嬰孩，之於慈母，夜則屢起入父卧內，傾耳於  
噓吸之疾，徐欲知其安否也，寤則具問涼燠痛  
癢，敬如其意，父有出遊，則必從之，敬扶持之，相

樂終日，不計家之間忙，一日家田插秧，鄰里相  
助，刻期畢功，紛冗最劇，當此時也，父欲遨遊，豐  
之小倉，乃謂休白曰：我每出遊，汝莫不相隨，來  
今自家事如是，其忽汝勿從我於小倉，休白乃  
答之，以錐已不在，亦不妨事，之意忻然從之，猶  
如平日，毫无所顧慮矣，觀者咸嗟異之，休白常  
謂凡事苟放己利而違父志，惡孰大焉，又謂順  
父之令，得父之悅，樂莫大焉，其孝情類如此，父  
受重恙，休白日夜不睡，保護莫所不盡，迨其至

死哀戚又大過人五十致瘠邑中无不為之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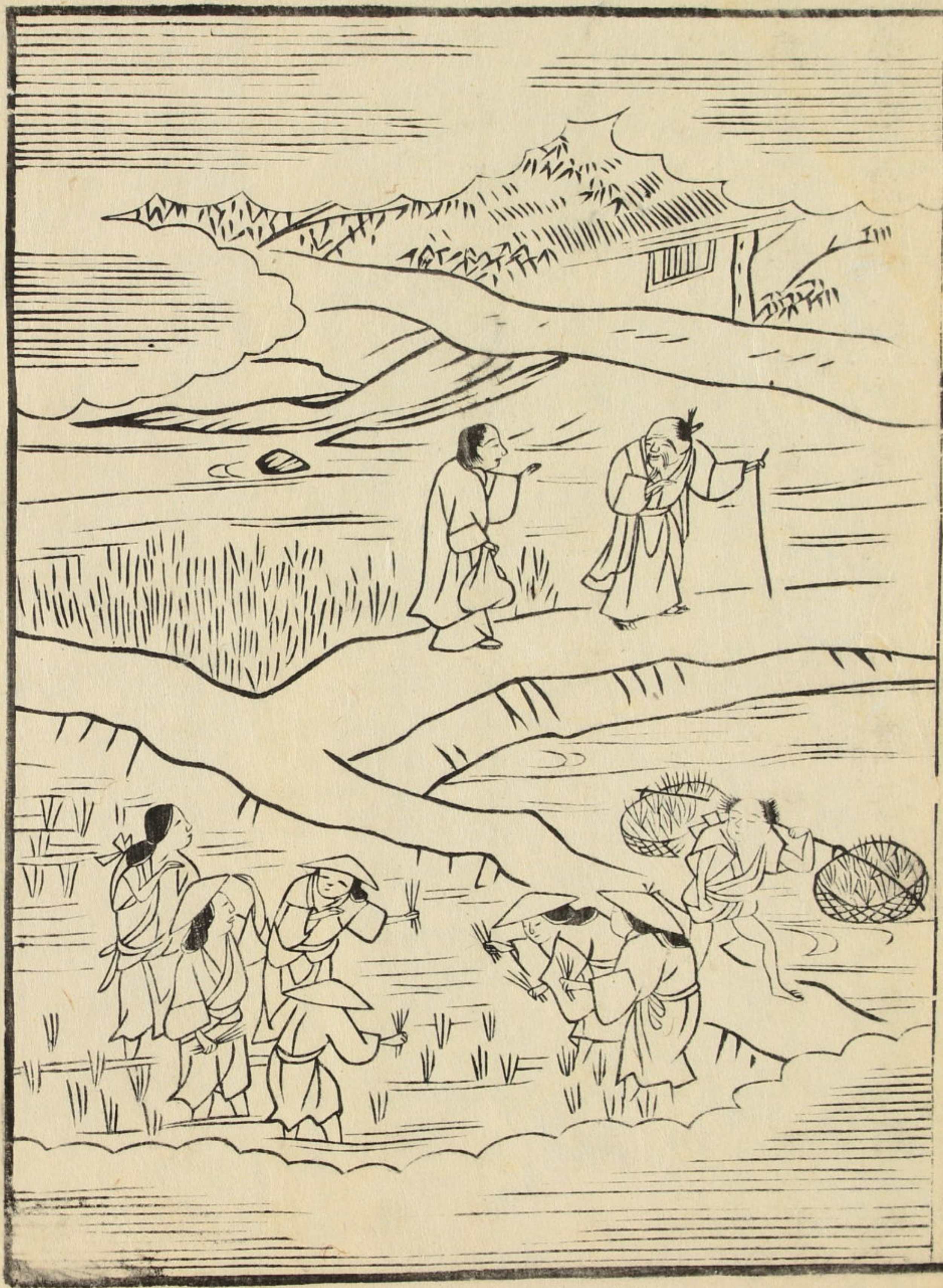
替

人在營此疇弗慕親既踰成童寢私厥身惟爾於父始卒皆有孝子多慶詎卜休咎

論

賣卜者何必賤焉雖司馬季主嚴君平亦且業之然近世輕薄之徒或假之以為誑人得錢之計所以為可賤也如休白則不然所

莫不用誠何以知之曰渠孝於父如是之純而其心豈有妄哉可見鄉人皆敬信之也且不欲專居末業致餘力於農圃不亦黽乎余聞渠之行實於筑州之儒臣貝原篤信不勝嘉歎因乃筆其梗槩以見于篇云



七 鍛匠孫次郎

孫次郎者肥之後州山鹿郡湯町人也不知其  
 姓氏累世業鍛業拙不行窮匱殊甚五十未能  
 娶父死獨與母居孝心至切體常無全衣而供  
 奉頗厚母性嗜酒僅有貨泉必沽進之酒家感  
 其孝情與酒不雷錢則艱然不悅曰如是則足  
 下飲吾母也願吾飲吾母乃去而沽于他後來  
 酒家皆悟其意每有來沽省價賣之鄉人宴會  
 孫也預參則必舍肉請以遺母衆使食之而更

與之里中有溫泉母喜浴之且欲屢詣佛祠然年八十餘步履尤艱孫日負之就浴見佛燠寒雨暘未嘗一日廢矣母曰汝年五十亦不爲壯以吾未亡故自苦如此於吾不安孫曰我稟雄健膂力最強且性不好久坐行步則喜況與母行何樂加之吾觀夫士人之出必有輿馬我母貧无輿馬幸有一男伾伾過馬今母乘之何羨之有既及負而出顧眄戲之曰馬之疾徐願如母意或趨或止或爲局促之狀或作踉蹌之勢

母乃大笑里人之觀之者靡不先笑而後咨嗟母既浴於溫泉則以己身溫母衣而待夏則扇母身散其煩熱詣佛祠亦其去雷久速偏如母意冬月之被母暖於已然遇窮寒密雪之夜則待母之熟寐加已被於母身已則潛出投於溫泉以禦夜寒黎明而歸不使母知母病則不離側不褫衣帶問何食飲極力營辦又數浣濯其衣衾使不臭穢及其死也葬之於野號哭不去後雖歸家猶日往哭如其值朔望俗節則先適



墓撫墳哭曰年年歲歲與母共迎是日於家麤  
糲薄醕足以相樂吾心无不滿焉今母棄我在  
此土中縱獲郡司之富亦將何為哉嗚呼我母  
盍歸來乎里人隱然皆不勝聞寬文初年國王  
細川公諱綱具聽此事恤之賑之卒乃使彼棄  
其舊業而受俸於城府國中莫不之說

贊

業鍛有鐵養母无金支體代馬溫泉當衾豈  
止生事死亦盡心名已滿國竟遷士林

論

記曰五十始衰三代之時已然況後世乎孫  
次即於始衰之後日日負母往返不息可不  
勞哉第恐母憚已勞故自誇其健且為戲動  
悅之令母終身无觀其勉強困苦之色最是  
人之所難能也其餘孝奉又豈易為也哉孟  
子曰五十而慕者予於太舜見之矣人老而  
慕父母之難可以知焉孝哉孫也



大 三田村孝婦

孝婦備中國窪屋郡今隸備前三田村之農夫久兵衛之妻也久兵衛有父一村稱其不慈使婦甚虐无日不楚撻然婦不敢逆息滾受其罪使可哀憐舅年八十尤苦寒步婦扶其起居不舍晝夜一夕婦偶困睡不知舅起舅怒溺於木臼中婦雖寤而知之而不見於色痛以罪已待舅顏解而後退洗其臼婉婉如此餘可類而推矣卒之令舅悔而自協方是之時巡視郡縣者有過

其門舅出而拜語之以婦孝狀巡視者以告國  
主乃有優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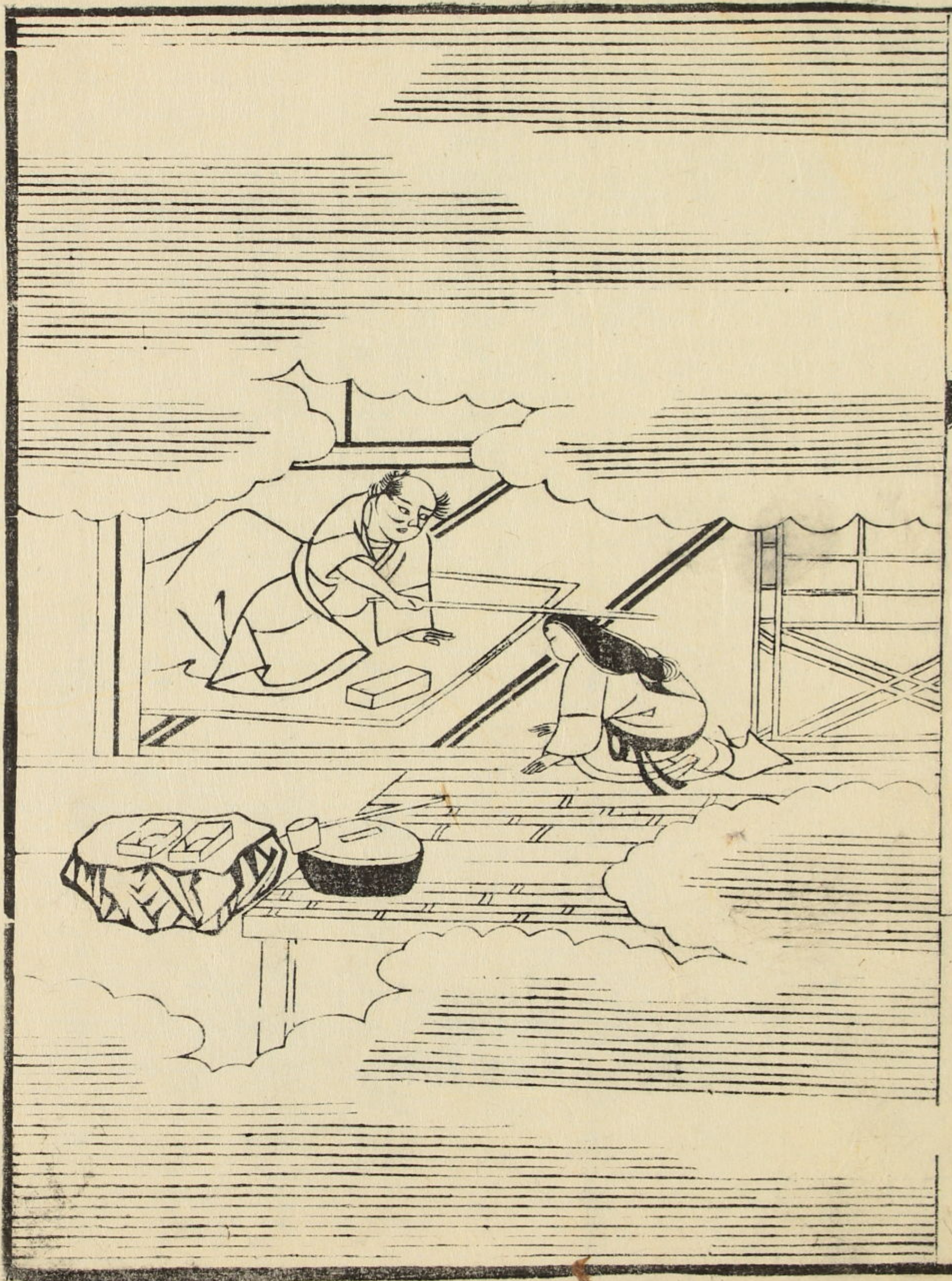
贊

希世之孝滿腔之誠感化冥頑興起黎氓閨  
門儀表國郡美談誰謂人生所貴者男

論

韓魏公曰父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獨父  
母不慈而子不失孝此古今所以推大舜也  
或人亦曰父母愛我誠可喜矣然力无所施

父母或有使我以非理而後方覺其有施力  
之地亦可喜矣皆至言也斯婦似手視舅之  
不慈而喜其有施力之地孝哉孝哉與夫為  
人之子婦當些小責罵尚容咽不下者相去  
之夙曷啻天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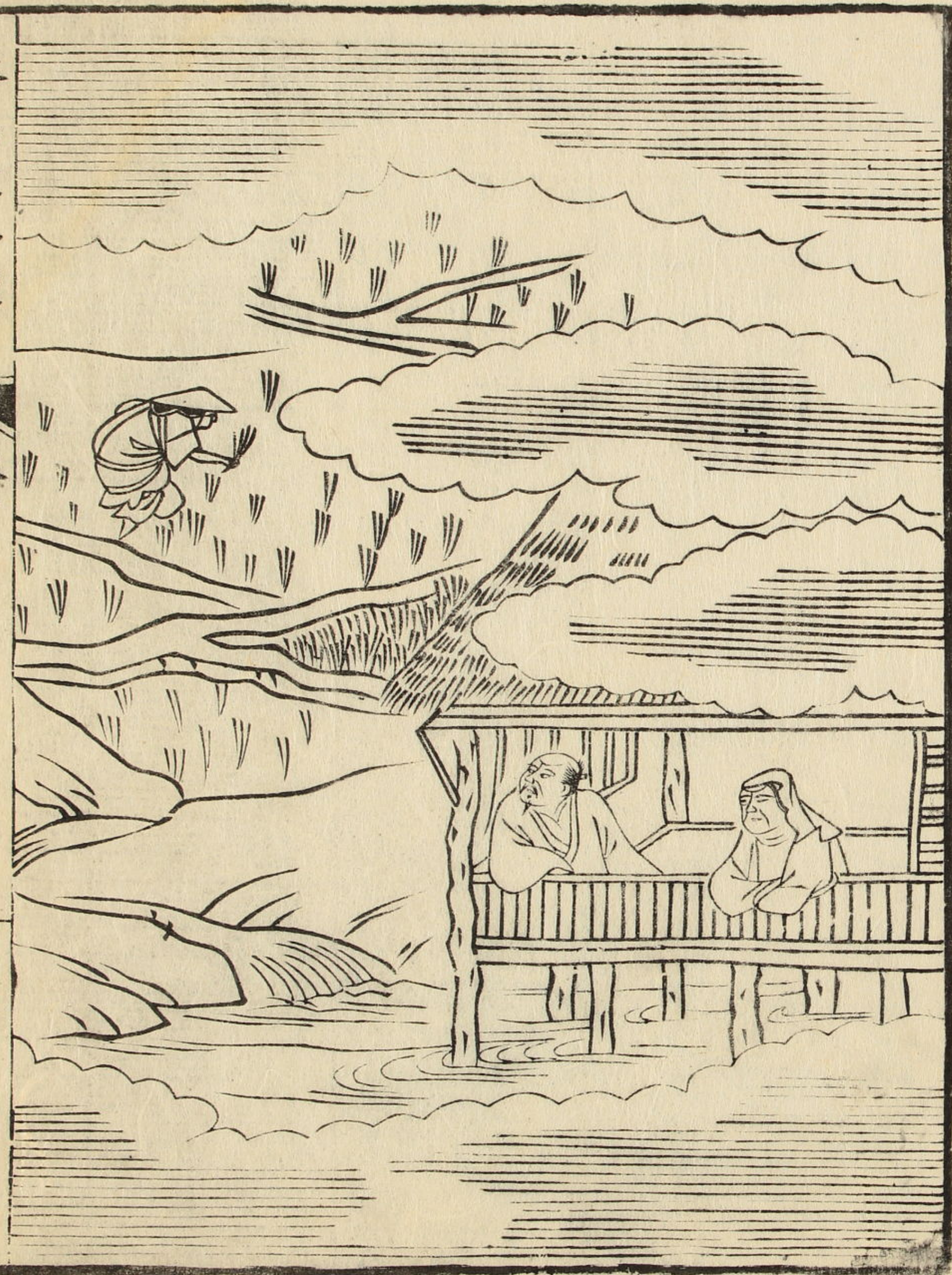


五 小串村孝女

孝女備前國兒嶋郡小串村之貧民七郎兵衛  
 之一女也自少為人之婢久而還家父及繼母  
 皆皓首且死子孫是族人及女之舊主人相謀  
 以擇贅壻女制之曰人情不可知也為吾夫者  
 設若不順於吾父母豈勝噬臍不如初死有焉  
 之為愈也人皆強之而遂不聽躬親樹藝不敢  
 荒寧手足胼胝以忠養二親其勞不可言矣繼  
 母大悅況於父乎闔境稱之國主賚之

贊

吉備之國兒嶋之濱一女躬稼斫斫養親八  
 說贅塔兩眉必鬢切哉孝情非是潔身



二十 完粟孝女

播州完粟郡三方町有一賤女名紀伊母死而  
父有疾痿躄不能起牀无兄弟无親戚生計蕩  
然家如縣罄紀伊含辛茹苦以孝於父供奉扶  
持罔敢或懈餘暇又躬治產而其衣食僅足勤  
苦不可言矣隣家有人謂紀伊曰女子孝且有  
才能任艱辛若有適人必被人悅然後以養乃  
父庶乎省力紀伊曰吁嗚哉適人從夫若已從  
夫安得養吾父而如父意哉遂无嫁志府主松

平備後太守元 諱恒聞而嘉之每歲賜粟以助其

養

贊

母死父病无昆无季唯渠在室侍養尤甚勸  
嫁不肯處約守志誰家孝女能莫之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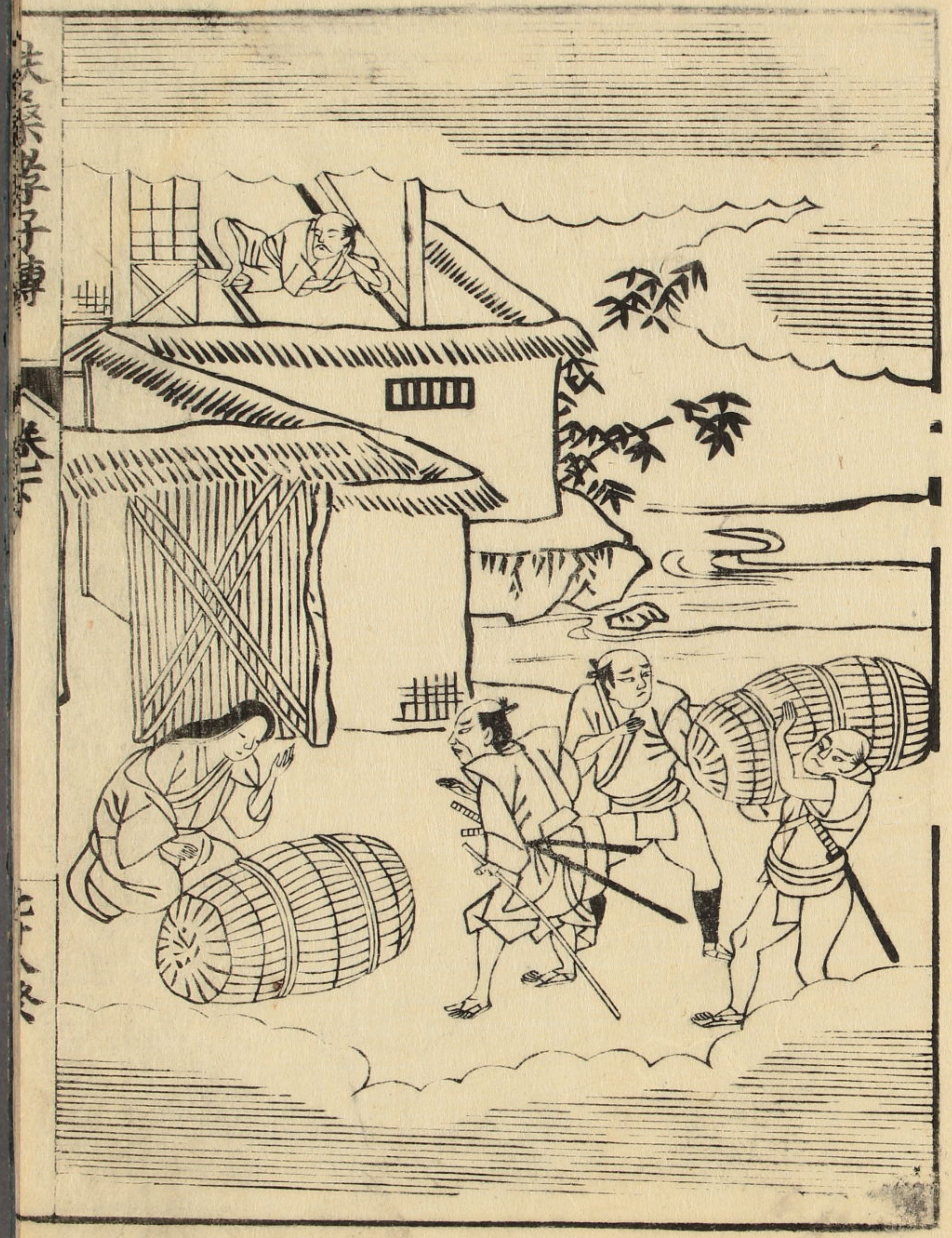
論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獨此女及小串村人  
之子其欲那異於人而今皆欲无匹配者何  
耶孝勝其欲也賢哉女也世之以色惑貽憂

父母者，豈得不爲此二女所唾其面哉。○或曰，本草古昔不乏孝子，看來所萃于此纔七十有一人，而篇末多取今人，何也。曰，朝鮮吏曹參判南袞序續三綱行實圖曰，常人之情，忽舊而貴新，況古人作於百世之上，其姓名行蹟俱已湮滅，觀書者不以爲尋常，則必譏之於高遠，難及而不之勉焉。今新編所錄大抵皆耳目之所逮也，將人之得是編者，忽觀卒昔所見聞之人，列在卷上，必曰彼且能

是我獨不能，是耶？感動歎羨，不能自己。夫如是，則誘掖開導之方，豈不益切乎？余嘗讀之，竊以爲可，是此編之所以不專采於古也。曰，然則今世以孝聞者，諸州有之，並收兼舉，直不遺漏，曷止於此二十人乎？曰，其所以不多，則凡例中已言之，且此編又爲常人謀，无足與學者言者，常人之情，率不耐煩，故多則厭，倘厭而不之讀，積成卷帙，何益之有？亦所以止於二十人也。若夫廣搜旁求，更著一

子云 書使學者无滄海遺珠之歎則族可畏之君



夫家學子傳 卷下 十七



本朝孝子傳卷下終

本朝孝子傳後敘

夫至德要道之為教莫<sub>レ</sub>出<sub>レ</sub>而不<sub>レ</sub>崇尚恭  
惟昔者 本朝使皇嗣受讀必以孝經  
為始又下詔四方旁求孝子順孫有則  
皆復家賜級以旌淑德且以勸黎庶舊  
史所紀歷々可覽焉貴其德重其人槩  
如此而自古 國籍未嘗見有傳孝子  
者實可謂闕典矣洛西伊嵩滕丈人愚

受其知久而所兄事也以此纂修為志  
有年嘗稽於史傳採於見聞棟擇孝行  
深切可以興人者所獲七十餘人乃編  
錄事略而各贊之論之題曰本朝孝子  
傳丹青狩野氏為之圖象而情趣益章  
顯兒女之顙六喜而翫之況能讀之人  
乎文人自序于卷端論于卷末又屬思  
為副序愚觀序論之所云其於選述之

指歸既悉矣不容有以復言獨序中有  
言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可為人  
則禽獸也其所以自箴戒人者最為簡  
嚴明確愚又由是思之元化之運行逝  
者隨消繼者隨息人物之情緒六與之  
轉遷新舊遞相推然唯有往而逐流無  
反而念本者物也雖泛物而遷六能知  
重本報德者人也今觀禽獸固有梟獍

食父母然而若糲祭鳥哺猶有一隙之  
明近人者抑原本者難由流末者易從  
去者日疎來者日親皆人心之所必有  
雖未可以為私欲是所與物同也其  
所以人而異乎禽獸者則在必原始反  
本而莫恩不報莫德不酬矣所重乎恩  
者三父也君也師也而君師之父之所  
推也於其所厚有所未得意則其餘之

可以知矣故竊而論之則人物之所以  
相異者六曰孝與不孝而已嗟夫有所  
不得乎親者未可以為人而猶在禽獸  
之域也豈不晰乎哉今敢贊此一辭以  
附于書尾此篇所以可助世教則非讀  
者所難知其六不贅于茲矣

歲在甲子仲夏之月

洛內仲欽書于伏江遯栖

抄本  
卷之二

貞享三丙寅年八月吉辰

June 19. 1960  
800

